

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 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與言談主題*

魏廷冀**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摘 要

本文分析六種臺灣南島語的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檢驗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所主張「激進論元省略 (radical pro drop)」分析之合理性。結果顯示所檢測之阿美語、排灣語、卑南語、布農語以及兩種泰雅語之論元省略，與 Neeleman & Szendrői 的預測互相矛盾；我們主張利用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之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來詮釋各種空論元屬性及其與主題之關係；據此我們提議，臺灣南島語的論元省略，需要通過言談主題之認可。

關鍵詞：論元省略，人稱代名詞，言談主題，認可

* 感謝審查委員所提出的修改方向及建議，使本文之論證及語料更為清晰；本文曾請教過黃正德、蔡維天、林若望、劉辰生、林宗宏、李豔惠、黃美金、張永利、李壬癸及 Yosuke Sato 諸位教授，獲益匪淺；感激各族語發音人在語料的收集過程中，耐心地反覆檢驗其語感，有些族語前後長達七年；此外感謝過去曾參與研究的族語先進及同學，包括黃天來、施朝凱、林進星、何秀珍、林健豪、謝金福、唐耀明以及戴佳豪。本文初稿曾發表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主辦「臺灣南島語言工作坊」（高雄：2011年3月23日），感謝與會學者所給予之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此研究獲科技部贊助 (NSC 98-2410-H-017-013, NSC 101-2410-H-017-017, NSC 102-2410-H-017-005)，在此一併致謝。本文所有錯誤由作者一人負責。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tingchiwei@nknu.edu.tw

一、前言

本文探討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與論元省略之關係，我們檢測六種臺灣南島語，包括中部阿美語、北排灣語、初鹿卑南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汶水和澤敖列 (l'onu) 泰雅語，¹ 發現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都無法適切預測論元省略現象。此結果與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相吻合。據此我們提議，臺灣南島語的論元省略，需以言談主題來加以認可。

本文首先以文獻研究及田野調查為基礎，分析六種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之詞彙內部結構，界定其屬性為「黏著性」(agglutinating) 或「融合性 (fusional) / 不可變異 (invariant)」；其次我們檢視六種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之分布情況，判斷其論元省略類型究竟為「激進論元省略語言」(radical pro drop)、¹ 「一般擁有豐富呼應語素之論元省略」(pro drop)，或者是「完全不允許論元省略」的語言；據此檢視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所提的「激進論元省略分析」，並提出合於語言事實之可能分析。

從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之人稱代名詞的詞彙結構來看，中部阿美語、初鹿卑南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汶水和澤敖列泰雅語都不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然而卻在清晰言談主題的引導下，皆可允許空論元，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¹ 根據 Blust (1977)、Ferrell (1969)、Tsuchida (1976)、Li (1985) 的分群標準，阿美語、排灣語、卑南語、布農語屬排灣語群，汶水泰雅語及澤敖列方言屬泰雅語群。此分群分析已過時，再者近期 Blust (1999) 及 Ross (2012) 皆認為，「臺灣南島語」不代表一個獨立的分群，也不是一個完全一致的語言；因此從臺灣南島語中所挑選的任何語言，皆不足以代表整個「臺灣南島語」之全貌。我們認為分群的議題，會隨著語言學家所採用之分群機制，產生不同的分群結果。故本文將研究範圍限於六種臺灣南島語，其中屬鄒語群的鄒語、卡那卡那富語、沙阿魯阿語，和其他臺灣南島語如魯凱語，不在此文研究範圍。

田野調查和語料收集的工作涵蓋阿美語、排灣語、卑南語、布農語及汶水及澤敖列泰雅語六種語言，各族發音人如下：(一) 阿美語：黃天來 (61 歲)，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村阿拉巴灣部落的中部阿美語；(二) 布農語：Lamata Istanta (67 歲)、Niun Baikinuan (59 歲)、Adus Baikinuan (56 歲) 及 Tahai Istanta (33 歲)，為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 (原高雄縣桃源鄉寶山村) Masuskan 部落的南部郡社群方言；Bukun Ismahasan Islituan (52 歲)、Balakav Ismahasan Islituan (50 歲)、Dahu Ismahasan Islituan (44 歲)，高雄市那瑪夏區瑪雅里 (原高雄縣那瑪夏鄉民權村) 南部郡社群方言；(三) 卑南語：林進星 (54 歲)，屬臺東初鹿方言 (Ulivelivek)；(四) 排灣語：何秀珍 (40 歲)，屬屏東縣瑪家鄉北排灣語；(五) 泰雅語：吳有妹 (67 歲) 和林益陸 (55 歲) 屬臺中縣和平鄉達觀村 l'onu 部落的 C'uli' 語。

的預測明顯矛盾；北排灣語人稱代名詞的詞彙結構分析預測其為「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這與排灣語不允許空賓語省略現象之語言事實不符，我們發現如果有適當言談主題，也可以省略主語及賓語。我們提出利用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和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來解釋這些現象。我們發現六種臺灣南島語之空論元，都可以是變項，受明確言談主題約束認證，但每一種語言之空主語與空賓語屬性並非完全一致。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回顧論元省略之相關文獻；第三節說明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之研究概況；第四節分析阿美語、排灣語、卑南語、布農語以及泰雅語之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論元省略以及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第五節為結論。

二、論元省略研究之回顧

過去幾乎沒有對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的研究與調查，相關的南島語文獻，除了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所提的兩種大洋洲語言，Kokota 和 Cheke Holo 之外，Lee (1997) 主張 Malay，在助動詞前的主語，可以有任指的空論元；晚近 Medeiros (2008) 則利用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理念，首度將 Polynesian Hawaiian 納入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類型之中；由此可知，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的研究，尚在待開發的階段，有必要進一步研究。這種結合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分析與空論元關係的研究，不只可以窺探個別語言之型態，同時還可以從「普遍語法」的角度，將視野擴大為跨語言的比較研究。過去文獻對於論元省略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第一、將屈折變化 (I) 或呼應語素 (Agr) 視為左右空主語存在的主要因素；第二、探究空論元的結構屬性也會影響論元省略的可能性；也有學者試圖將這兩個方向整合，整理出與論元省略有關的語言類型。底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 屈折變化或呼應論元省略

在管轄約束理論或原則參數語法的架構下，Rizzi (1986) 的分析最具代表性；他以 Chomsky (1981, 1982)，Rizzi (1982) 及 Bouchard (1984) 等之分析為基礎，將主語的省略 (subject pro drop) 歸因於動詞與主語之間的呼應或一致性；換言之，省略的主語可藉由呼應來恢復 (Taraldsen 1978) 或加以認可和認證 (Jaeggli 1982; Rizzi 1986)，其條件如 (1) 所示。

(1) a. 認可條件 (Licensing)

Pro 受到一個 X^0_Y 的格位標記，Y 的屬性是由參數來決定。

b. 認證條件 (Identification)

Pro 繼承 (inherits) X^0_Y 的 \emptyset -feature 值 (假如它有 \emptyset -features 的話；
如果沒有，pro 會得到一個無標的詮釋，即典型的任指)。

換言之，擁有豐富動詞呼應語素的語言，如 Italian 和 Spanish，允許限定句中出現空的主語 pro；但擁有貧乏動詞呼應語素的語言，如英語及德語，則不允許限定句中出現空的主語 pro。此分析的盲點，來自於像漢語這種沒有呼應語素的語言，卻普遍允許空主語的出現。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語言學家提出了許多可能的詮釋。² 此方面之研究，將呼應語素視為左右空主語存在的主要因素，其好處之一是可預測沒有所謂賓語位置的 pro，除非該賓語也有充足的呼應特徵。³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將屈折變化或呼應語素視為左右空主語存在的分析中，學者間對於像漢語這種普遍允許空主語出現卻沒有呼應語素的語言，沒有一致性的見解。這類分析 (如 Speas 1994, 2006; Jaeggli & Safir 1989) 大多把重點放在主語的省略上，忽略了像漢語和日語這類語言，允許激進論元省略之現象，即人稱代名詞省略可發生在任何論元位置，包括主語、賓語，甚至領屬語。

(二) 人稱代名詞內部結構與論元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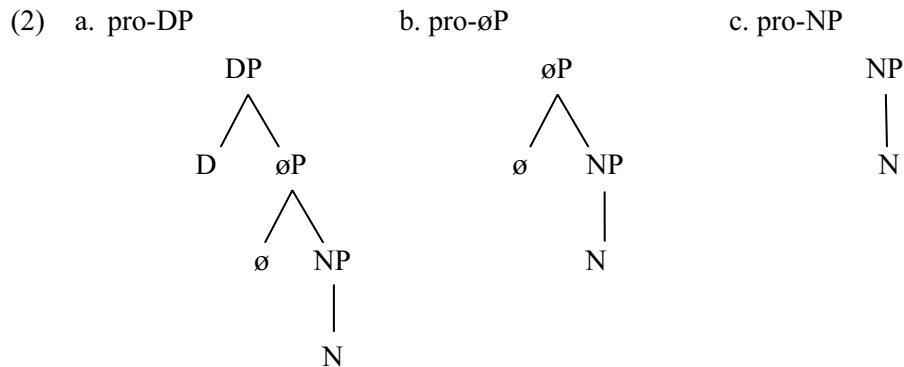
對於論元省略的探究，隨著名詞組及人稱代名詞內部結構的確認與開發，逐漸

² Jaeggli & Safir (1989) 從「詞彙一致性」的角度出發，認為空主語只發生於擁有「詞彙一致性」屈折變化的語言當中，其所謂的詞彙一致性取決於其形態變化是否皆為「詞彙複合結構」(即詞幹 (stem) 加詞綴 (affix)) 或全部都是「非衍生的屈折變化」(即簡單式 (simplex))。就漢語而言，根本沒有所謂複雜的屈折變化，故其詞彙屬一致性，自然容許空的主語。其二、Huang (1984a) 認為 pro drop 只發生於有完整呼應的語言或是完全沒有呼應的語言，貧乏呼應的語言不會發生；Huang (1989) 再從 Aux 的存在與否，來界定限定及非限定的區分，進而提出漢語限定句的主語，可為實詞 (lexical subject) 或 pro 的主張，並根據控制理論中的「PRO 理論」，排除限定主語之被管轄位置 (governed) 可能是 PRO 的可能性。第三、Speas (1994, 2006) 就呼應的認可條件，提出貧乏的呼應語素 (而非空論元 pro) 需要被認可的主張；如果一個語言的屈折語素 I，只有部分明確的特徵，那麼該語言不能靠缺乏徵性的 pro，來認可 I，也就沒有所謂的 pro drop (如英語)；有豐富呼應語素的語言不需要藉由其他成分來認可 (如 Italian)；完全沒有呼應語素的語言 (如日語及漢語)，沒有 Agr 需要認可的問題，因此 pro 可出現。

³ 魯凱萬山方言也有獨特的動詞與屬人賓語之間的呼應 (Zeitoun and Lin 2003)；對此 Huang (1984a) 提出，Pashto 語同時擁有主賓語 pro drop。

拋開以屈折變化及呼應語素為核心的概念，轉而將重心放在探討（空）人稱代名詞本身之結構屬性與論元省略的關係上，使得此議題的研究有了新的視野。換言之，空論元的結構屬性，會左右空論元出現的可能性，此舉暗示呼應語素是處於被動受檢驗的狀態，不再扮演積極支配空論元存在的角色，這種看法與極小理論中 (Chomsky 1995, 2004)，呼應語素是一個帶未詮釋特徵之成分的概念相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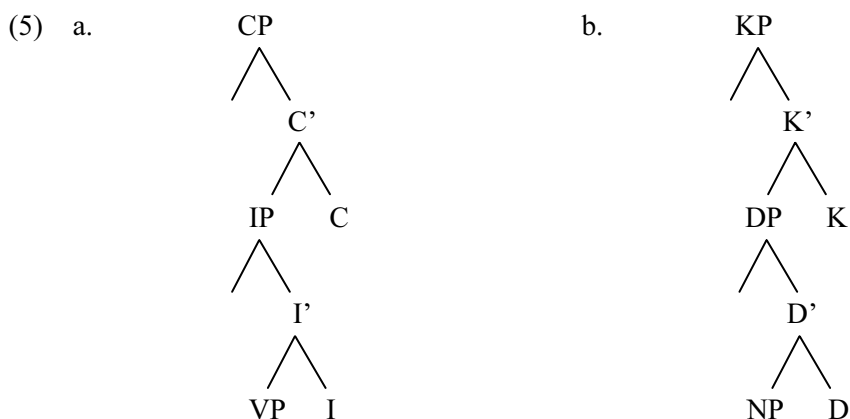
早在 Postal (1966) 及 Abney (1987)，就已把代詞當成 DP 來看，這類分析認為人稱代名詞的分布差異和其內部結構息息相關 (Cardinaletti 1994; Ritter 1995; Noguchi 1997)；Déchaine & Wiltschko (2002) 進一步認定語言中的人稱代名詞很明確地可分成三種：pro-DP、pro- \emptyset P 及 pro-NP；每一種人稱代名詞皆有其特殊的句法投射，pro-DP 有定冠詞的句法表現，處於最高的 DP；Pro- \emptyset P 乃介於 N 和 D 之間的功能投射；pro-NP 就像一般名詞 NP 一樣，如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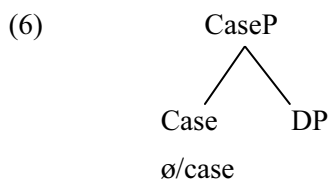
舉英語為例，Déchaine & Wiltschko (2002) 認為英語的第一、二人稱代名詞為 pro-DP，其理由為在標準美式英語中，第一、二人稱代名詞可當作定冠詞來用，而第三人稱代名詞則不可，如 (3a, b) 與 (3c) 的對比。英語的 one 被當成是 pro-NP，總是在冠詞、量詞及修飾語之後，如 (4a-c)。

- (3) a. we linguists, us linguists
 b. you linguists, you linguists
 c. *they linguists, *them linguists
- (4) a. the one
 b. someone
 c. the real one

除此之外，有些學者更將「格位」(Case) 納入(代)名詞的結構中，Bittner & Hale (1996)、Vangsnes (2001)、Tang (2006a, 2006b, 2007, 2008) 等，都提出格位是功能性範疇之主要語的概念，相當於 Comp 的名詞性對應詞，主張名詞有 KP 之投射，其功用等同於句子的 CP，如 (5)，兩種投射之中心語都在後面 (head-final)，Miskitu 及 Shokleng 都屬此類語言。



Weerman & Evers-Vermeul (2002) 以 Neeleman & Weerman (1999) 的分析為主軸，也提出 Dutch 和英語的賓語人稱代名詞是格位詞 (Case Phrase, KP)，而主語人稱代名詞是 DP 的主張；對於沒有顯形格位標記的語言，其賓語的格位位置是空的，如 (6)，必須由「空號範疇」(ECP) 來認可，反之主語是 DP，不需「空號範疇」的認可。這類研究無疑地開啟了名詞組的詞彙結構應用於(空)人稱代名詞的解構。



晚近學者試圖將早期以屈折變化或呼應語素為中心的看法，與人稱代名詞內部結構分析整合，尋找一個共同的平臺，並以此為基礎，尋找論元省略之語言類型；此類研究以 Holmberg (2005) 及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最具代表性；後者也是本文所要檢驗的概念。

(三) 論元省略是一種「拼寫」現象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理論是一種典型的人稱代名詞分析，堅持（空）代詞的黏著（分析性）詞彙結構（包含格位及一些名詞特徵），決定論元省略（即激進論元省略）發生的可能性；此乃詞法變化影響句法表現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其主要特色是主張：所謂激進論元省略和一般有豐富呼應語素語言的論元省略，二者衍生方式截然不同；前者著眼於人稱代名詞的詞彙結構，後者著力於豐富的呼應語素；由此看來，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和 Holmberg (2005) 在揉合早期及晚近人稱代名詞分析的理念上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於，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堅持擁有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漢語、日語等），其空論元是具有完整論述的成分，而非如 Holmberg (2005) 所言，只是一個單純的名詞 *pro*。這樣的主張與 Neeleman & Szendrői 所提出的人稱代名詞架構、分析性與整合性參數、插入及拼寫 (Spell-Out) 有密切的關係。底下將其分析作一說明。

除了之前所提的一些早期分析的問題之外，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也舉出許多語言的呼應語素與論元省略之間，並沒有直接相關的證據。例如，Swedish、Norwegian、Afrikaans 及許多克里歐語 (creoles)，包括 Papiamentu、Jamaican creole 及 Tok Pisin 等，都沒有動詞呼應，但也沒有論元省略。另外有一些語言如 Wichita (O'Grady 1997) 及 Kokota (Rood 1976)，只有部分呼應（參考英語與法語），卻有激進論元省略現象。此外英語及法語的賓語沒有呼應現象，照理可以省略，但事實不然。以上論述得知，有必要跳脫呼應語素的迷思，尋找另一種詮釋。Tomioka (2003) 亦另歸納出一條原則 (7)：

- (7) 允許激進論元省略的所有語言，准許光桿名詞組 (bare NP) 論元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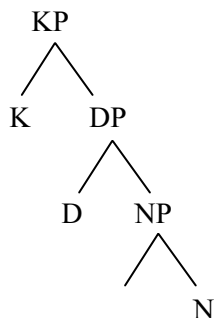
對此，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找到一個反例，即帶有冠詞的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Oceanic 語言中的 Cheke Holo (Palmer 2003)，足以推翻證明光桿名詞組理論。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另歸納出一條激進論元省略原則 (8)，認為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是一種擴充的名詞性投射如 (9) (Abney 1987; Bittner & Hale 1996; Neeleman & Weerman 1999)，其中的 KP 為 Case phrase。語言之間的名詞性投射或有不同，但他們認為 KP 與 NP 是共通的。換言之，空論元也有完整的名詞性投射，這一主張非常重要，影響空論元的產生。

(8) 激進論元省略原則

激進論元省略要求人稱代名詞的詞彙結構是黏著性的。

(9)



關於「拼寫」規則，他們採用了所謂「遲拼寫」(Late Spell Out) 的觀念（源自於 Sproat 1985；Halle & Marantz 1993；Jackendoff 1997），即音韻訊息不一定得出現在句法上的終結點，而是顯現在語音形式 (PF) 的層次，在句法與音韻搭配的過程中發生；換言之，非終結的節點之較大結構以及終結的節點，都可能執行「拼寫」。

他們主張空論元與一般人稱代名詞無異，只是在語音形式中，沒有被「拼寫」出來。因此所謂激進論元省略語言會有一條 (10) 的空拼寫規則 (Zero Spell Out)。其涵義為空論元不會去影響非名詞性的論元（如 PP 和 CP）、附加語或反身代名詞。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堅持空論元是具有完整論述的成分，而非如 Holmberg (2005) 所言，只是一個單純的名詞 *pro*。論元省略之空拼寫規則如下，*p* 代表 pronominal，而 *a* 代表 anaphor：

$$(10) [_{KP} +p, -a] \longleftrightarrow \emptyset$$

Neeleman & Szendrői 反對單純 *pro* 分析的理由，來自於此觀念會造成極小理論中 Inclusiveness Condition (11) 的違反；原因是如果空主語語言（如 Italian）的 *pro* 之特徵是由動詞的呼應成分藉由複製而來的話，那麼 *pro* 所得的特徵來自於它所沒有支配的節點，違反 Inclusiveness Condition。

(11) Inclusiveness Condition

終結節點成分的特性要從詞庫中恢復，非終結節點成分的特性得由它所支配的結構中恢復。

在人稱代名詞的形成過程中，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認為同一層次中的不同「拼寫」規則，會有競爭，這時得由 Elsewhere Principle 來規範 (Kiparsky 19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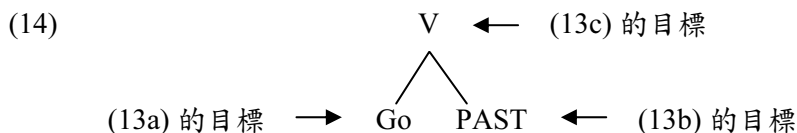
(12) Elsewhere Principle

Let R_1 and R_2 be competing rules that have D_1 and D_2 as their respective domains of application. If D_1 is a proper subset of D_2 , then R_1 blocks the application of R_2 in D_1 . (當兩條規則在同一環境中應用時，比較明確的規則，會適切包含並阻礙較一般性規則的應用。)

Elsewhere Principle 的具體應用，可以從英語的動詞變化來說明：比較明確的不規則變化 (13c) 會阻礙一般性規則 (13b) 的應用，因此 'go' 的過去式是 'went'，不是 '*go-ed'。

- (13) a. Go \longleftrightarrow /go/
 b. PAST \longleftrightarrow /-ed/
 c. Go + PAST \longleftrightarrow /went/

Elsewhere Principle 對句法結構的音韻理解有兩種啟示：首先，在高度上，Elsewhere Principle 傾向先「拼寫」一高層次的範疇 C，而非包含在 C 底下的範疇。如 (14) 所示，(13c) 所「拼寫」的成分，位階上包含其他兩個成分。因此 V /went/ 的「拼寫」會阻擋 V 之下 /*go-ed/ 的「拼寫」。



第二，在特徵數量的多寡上，Elsewhere Principle 傾向先「拼寫」較多特徵的範疇

C 之音韻表現，而非較少特徵之音韻表現；例如，假設德語人稱呼應 (person agreement) 的「拼寫」，有兩種主要特徵，即 [參與者] ([PAR]) 及 [聽話者] ([ADD])，其人稱之「拼寫」規則如下：⁴

- (15) a. 第一人稱 = [PAR]
 b. 第二人稱 = [PAR, ADD]
 c. 第三人稱 = []
- (16) 德語人稱「拼寫」規則
 a. [PERSON PAR] \longleftrightarrow /e/
 b. [PERSON PAR, ADD] \longleftrightarrow /st/
 c. PERSON \longleftrightarrow /t/

在應用上，只有 (16c) 可用於第三人稱，(16a) 及 (16c) 都可能用於第一人稱，(16a-c) 都可用於第二人稱。Elsewhere Principle 傾向先「拼寫」較多特徵的範疇，有助於「拼寫」出正確的類型。就第一人稱而言，(16a) 的特徵比 (16c) 多，故只「拼寫」(16a)；同理，對第二人稱而言，(16b) 的特徵比 (16c) 及 (16a) 多，故只「拼寫」(16b)。最後的結果呈現於 (17)。

- (17) a. 第一人稱：Ich spiel-[PERSON PAR]
 I play-e
 b. 第二人稱：Du spiel-[PERSON PAR, ADD]
 you play-st
 c. 第三人稱：Er spiel-[PERSON \emptyset]
 he play

⁴ 以下是本篇所使用的符號：1 表第一人稱，2 表第二人稱，3 表第三人稱，AF 表主事焦點，PF 表受事焦點，IF 表工具焦點，LF 表處所焦點，ASP 表動貌標誌，REA 表實現貌，CN 表分類詞標誌，DEM 表指示詞，NOM 表主格，ACC 表受格，OBL 表斜格，DAT 表與格，GEN 表屬格，POSS 表領屬語，EMPH 表強調，EXCL 表排除式代詞，INCL 表包含式代詞，INVIS 表看不見，VIS 表看得見，LOC 表處所標誌，F 表女性，M 表男性，N 表中性，NT 表中性格，PL 表複數，SG 表單數，LNK 表連繫詞，PPN 表人稱專有名詞，PREP 表介詞，PART 表語尾助詞，RED 表重疊，TOP 表主題標記，PAR 表參與者，ADD 表聽話者，DUAL 表雙重標誌，COMP 表補語連詞，COS 表伴同，NMZ 表名物化標誌。

值得注意的是：位階高度與特徵多寡也會有衝突的情況，譬如，位階高的成分特徵可能比位階低的特徵少，此時兩種形式互不阻礙，造成一種「選擇性」的狀態。

回到論元省略的議題上，此理論可用於 Weerman & Evers-Vermeul (2002) 分析 Dutch 的第三人稱、單數、男性、受格 *hem* 上；根據 Elsewhere Principle，比較明確之「拼寫」規則 (18) 會阻擋空拼寫規則 (10) 的應用。

(18) $[_{KP} +p, -a, 3, SG, M, ACC] \longleftrightarrow /hem/$

(10) $[_{KP} +p, -a] \longleftrightarrow \emptys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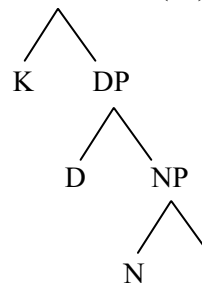
但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認為，這並不表示這類語言缺乏 *pro drop*。另有一條情境感知的「拼寫」規則 (context-sensitive spell-out rule) 也能合法地產生空的論元，如 (19)。

(19) $[_{KP} +p, -a, \emptyset_i] \longleftrightarrow zero / _ [\emptyset_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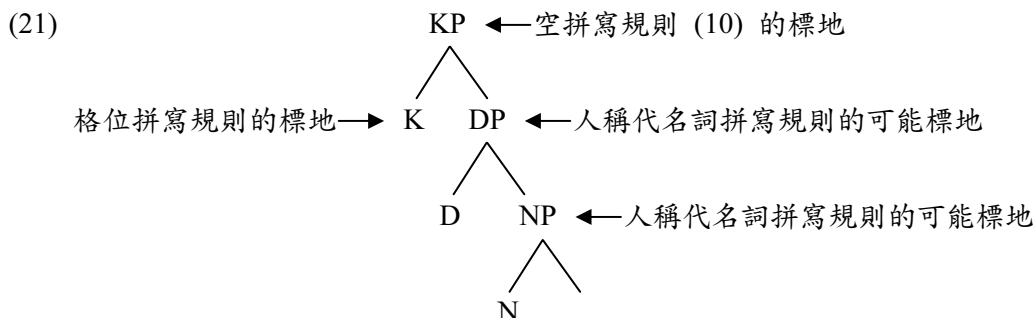
其實規則 (19) 與 (18) 的關係並不是 Elsewhere 之關係，其原因如下：情境感知規則 (19) 比 (18) 明確，因前者提到所謂的呼應，而非情境感知的 (18) 沒有；從特別的語言特徵來看，非情境感知的 (18) 則比 (19) 明確，因它提到單複數、性別及格位等特別特徵，而 (19) 沒有。

這類帶有人稱代名詞融合性 (fusional) 語言之所以沒有激進論元省略的分布，是因相關的「拼寫」規則都應用在同一範疇 KP 上，如 (20)，而當人稱代名詞「拼寫」規則 (18)、情境感知規則 (19) 及空拼寫規則 (10)，在同一層次互相競爭時，其結果為較一般性的空拼寫規則 (10) 受阻，無法執行，如 (20) 所示。

(20) (18)、(19)「拼寫」規則的標地 \rightarrow KP \leftarrow (10) 的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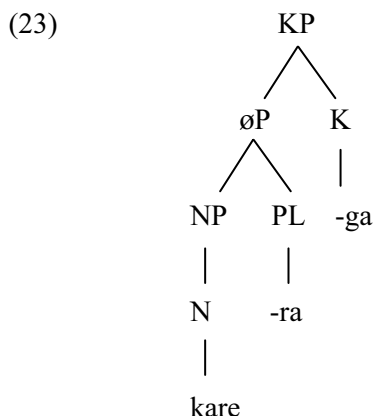
依此推斷，激進論元省略出現的最佳狀況為 KP 層次，除了空拼寫規則 (10) 外，不可有其他的「拼寫」規則；換言之，人稱代名詞的「拼寫」規則只能針對 KP 以下的 K、DP 或 NP，如 (21)。



接下來，以兩個屬於激進論元省略類型之東亞語言，即日語及漢語，來說明此一分析實際之執行狀況，再來談其可能面對的困難。底下是日語的拼寫規則，(22b, d, f, h) 為格位規則，(22i) 為複數規則，(22a, c, e, g) 為各人稱代詞規則：

- (22) a. $[_{NP} +p, -a, 1, SG] \longleftrightarrow /watasi/$ b. $[_K \text{ NOM}] \longleftrightarrow /ga/$
 c. $[_{NP} +p, -a, 2, SG] \longleftrightarrow /anata/$ d. $[_K \text{ ACC}] \longleftrightarrow /o/$
 e. $[_{NP} +p, -a, 3, SG, M] \longleftrightarrow /kare/$ f. $[_K \text{ DAT}] \longleftrightarrow /ni/$
 g. $[_{NP} +p, -a, 3, SG, F] \longleftrightarrow /kanozyo/$ h. $[_K \text{ GEN}] \longleftrightarrow /no/$
 i. $[PL] \longleftrightarrow /tati;/ /ra/$

以 *kare-ra-ga* ‘he-PL-NOM’ (‘they’) 為例 (23)：空拼寫規則 (10) 的標地在 KP，未受到格位拼寫規則、複數拼寫規則及人稱代名詞拼寫規則的影響；因此導出日語允許激進論元省略的結論，也突顯出人稱代名詞詞幹所附著的 KP 內部黏著屬性，對激進論元省略類型的重要性。



有別於日語，漢語是一種沒有顯形格位的語言；即使如此，只要 **KP** 內部分析性黏著屬性確定，且空拼寫規則 (10) 未受阻擋的情況下，還是允許激進空代詞的發生。漢語拼寫規則如 (24)；其代名詞內部之黏著性如 (25)，(25a) 顯示人稱代名詞加‘的’，形成領屬語，(25b) 中加‘們’形成複數人稱代名詞，此時只呈現隱形格位；這些可推斷漢語為激進空代詞語言，呈現主語及賓語省略，如 (26a, b)。

- (24) a. $[_{NP} +p, -a, 1, SG] \leftrightarrow /我/$ b. $[_K \dots] \leftrightarrow \emptyset$
 c. $[_{NP} +p, -a, 2, SG] \leftrightarrow /你/$ d. $[POSS] \leftrightarrow /的/$
 e. $[_{NP} +p, -a, 3, SG] \leftrightarrow /他/$ f. $[PL] \leftrightarrow /們/$
- (25) a. 我-的
 我-POSS
 ‘我的’
- b. 我-們- \emptyset
 我-PL-CASE
 ‘我們’
- (26) a. \emptyset 看見他了。
 b. 他看見 \emptyset 了。

此外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也分析兩種大洋洲語言：Kokota 和 Cheke Holo，並證明其為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以 Kokota 人稱代名詞 (27) 為例；Kokota 有表數量的黏著語素，-palu 表‘two’ (28i)，而 -tilo 表‘three’ (28j)，他們論證此兩語素絕非主要語之後的數量修飾語，像英語之 we two/three 或 we all；其主要原因是他們不可接一般數量修飾語的屈折變化 -(g)u，以及二者都可以和其他數量修飾語共存的特性。故推斷 Kokota 是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我們將其人稱代名詞系統

及其相關拼寫規則，表列如下：

(27) Kokota 人稱代名詞系統

	1 INCL	1 EXCL	2	3
SINGULAR		ara	ago	manei/mai (F)
DUAL	gita-palu	gai-palu	gau-palu	rei-palu
TRIAL	gita-tilo	gai-tilo	gau-tilo	rei-tilo
PLURAL	gita	gai	gau	maneri

(28) Kokota 的拼寫規則

- a. [NP +p, -a, 1, SG] ↔ /ara/ b. [NP +p, -a, 1, PL, INCL] ↔ /gita/
 c. [NP +p, -a, 2, SG] ↔ /ago/ d. [NP +p, -a, 1, PL, EXCL] ↔ /gai/
 e. [NP +p, -a, 3, SG] ↔ /manei/ f. [NP +p, -a, 2, PL] ↔ /gau/
 g. [NP +p, -a, 3, SG, F] ↔ /nai/ h. [NP +p, -a, 3, PL] ↔ /rei;/maneri/
 i. [DUAL] ↔ /palu/ j. [TRIAL] ↔ /tilo/

(四)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之困難與問題

在經驗實證上，Neeleman & Szendrői 注意到此分析可能面臨的困難與問題：

第一，許多語言雖有 KP 內部的黏著語素，卻不是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如 Finnish 及 Russian）。Finnish 可省略第一和第二人稱代詞主語，也有格位語素。對此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沒有好的解答，僅暗示有些語言可能需要個別的詮釋；Russian 就是一例。

第二，從類型學的角度，所分析語言的數量不足（二十種）；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建議使用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Databases 來擴大研究面。

第三，Maybrat 和 Thai 像 Jamaican Creole 一樣，沒有黏著語素，沒有動詞呼應語素，第一、二、三人稱人稱代名詞形式不同，卻允許激進論元省略 (Campbell 1969)，似乎是此分析的反例。

以上討論可知，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在經驗實證上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另外此分析還面臨一些來自「主題為主」語言之反例 (Sato 2011)。底下除了討論此反例，我們將以 Sato (2011) 之看法為基礎，為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提出一可行方案。

(五)解決方案：以主題為導向之分析

1. Sato (2011)

Sato (2011) 以一種夾雜漢語、Malay 及英語的 Creole，稱為口語新加坡英文 (Colloquial Singapore English, 簡稱 CSE) 為例，其代名詞系統屬融合性語言，與標準英語相同，如 (29a-b)，帶主格以及賓格之代名詞，不可互換，呈現代名詞之融合特性；此外該語言亦可忽略主語與動詞之呼應，如 (29c-d)。

- (29) a. He/**Him* like Cindy a lot.
 b. Cindy like him/**he*, meh? (meh 是一種語尾助詞)
 c. I got very kind mother. (She) *Look* after the kids.
 d. So (he) *have* to go there?

但是此語言表現出激進論元省略之現象，例 (30a-c) 顯示，論元省略可以發生在主語、賓語以及領屬語之位置上，構成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的反例。

- (30) a. After \emptyset get some sickness, \emptyset can't help it. (主語消失)
 'After one falls ill, one can't help it.'
 b. I never try \emptyset before. (賓語消失)
 'I've never tried it before.'
 c. \emptyset Head very pain. (領屬語消失)
 'My head is very painful.'

依據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分析，(30a-c) 之激進論元省略現象，預測「口語新加坡英文」應該屬於代名詞內部有黏著語素之語言；但實際上，它與標準英語，皆為融合性代名詞系統，顯示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分析，雖然正確預測標準英語沒有激進論元省略現象，但是此預測並不適用於口語新加坡英文。此反例暗示，激進論元省略未必與代名詞語素之黏著性有關。

Sato (2011) 建議此與該語言為「主題式語言」(topic prominent) 有密切之關係，可利用孤懸主題 (hanging topic) 的概念來解釋激進論元省略。主題依其屬性可分為兩種：移位衍生主題與基底衍生主題。移位衍生主題牽涉到移位，因此會產生孤島效應 (island effect) (Huang 1984a)；基底衍生主題與孤島效應並沒有直接關

係，例如日語的論元省略並不遵守孤島效應 (Nakamura 1991; Saito 1985)，Sato (2011) 稱其為孤懸主題，⁵ 利用其不牽涉到移位的特性，來詮釋激進論元省略與言談中主題之關係。Tan (2007, 2009) 指出口語新加坡英文中，主題跟評論中的主語或賓語，並沒有直接之移位連結，如 (31a-b)。

- (31) a. Australia, I've been to Perth.
 b. Local food, you must try chicken rice. (Tan 2009: 26, 27)

據此 Bao (2001) 與 Tan (2007, 2009)，根據 Xu & Langendoen (1985) 的主題規則 (32a) 提出有明確結構的修正規則 (32b)，其中主題 α 是由基底衍生，與空號 β 藉由非移位之詮釋規則相連結。

- (32) a. [_{TP} α [_{TP} ... β ...]], α 是一個語法單位 (major category)， β 可能為空號，並與 α 相互關聯。
 b. [_{TopP} Top [_{TP} ...]]

那麼到底如何利用主題與評論的關係詮釋論元省略呢？針對「以主題為導向的語言」，Sato (2011) 提出透過一種語意介面的「謂語性」(predication)，將基底產生 (base-generated) 的主題連結評論小句 TP；此種連結恰可滿足所有結構上以及論元選擇上之要求，使得論元位置不再需要插入任何實詞，僅藉由主題之「謂語性」，即可恢復消失論元位置之句法角色，滿足句法語意詮釋上之要求。口語新加坡英文長期受到「主題式語言」漢語的影響 (Li and Thompson 1976; Tsao 1977)，因此這種在語意介面所發生的特殊主題式「謂語性」，亦適用於該語言激進論元省略之詮釋上。

口語新加坡英文是構成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的唯一反例，抑或還有其他類似的反證？根據 Sato (2011) 指出，由廣東話與英語所形成的涇濱語 (Smith and Matthews 2005)，在融合性代名詞系統下，也有類似激進論元省略之現象，顯示「以主題為導向之語言」的確會影響論元省略之發生。此研究之啟示為漢

⁵ Tsao (1977) 以及 Shi (1994, 2000) 最早提出孤懸主題分析，故 Sato (2011) 的主題規則不是新的概念；下一節將回顧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進一步說明 Sato (2011) 的論元省略與主題關聯的分析，其實源自 Tsao (1977) 和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語、日語等語言，其激進論元省略之發生，可能和代名詞內部之黏著語素無關，而是與「主題導向」之因素較為密切。Sato (2011) 進一步建議此一見解，可用來解釋一些「以主題為導向」的亞洲語言，包括 Korean、Turkish、Thai、Lisu、Indonesian、Javanese、Sundanese、Balinese、Madurese、Sasak languages of Lombok、Dravidian/Indo-Aryan languages (包含 Tamil、Telugu、Kannada、Malayalam)、Hindi-Urdu、Assamese、Bengali、Punjabi、Marathi、Jungbare 等，甚至於 Amercian Sign Language，以上這些語言都允許激進論元省略。

最後 Sato (2011) 暗示，論元的省略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為由豐富的動詞屈折呼應語素之所促成的論元省略語言，例如 Spanish、Greek、Italian、Occitan、Pashto 以及 Catalan 等；第二類為藉由主題引導，來省略論元之「以主題為導向之語言」，例如漢語及口語新加坡英文等。

2.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由以上的回顧可知，Sato (2011) 的分析源自於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因此有必要慎重回顧 Huang 之核心理論，藉以探討此分析處理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時之適用性。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認為主語省略與語言之類型參數有關，從語言導向來看可分為兩類：「言談導向之語言」(discourse-oriented language) 以及「句子導向之語言」(sentence-oriented language)；此外從呼應語素的屬性來看可分為三類：「冷」(cool) 語言，「中間」(medium) 語言以及「熱」(hot) 語言。

漢語為「言談導向之語言」，基本結構為主題—評論 (topic-comment)，換言之，主語不是必要成分，可以省略，此外從呼應語素的屬性來看，此類語言因缺乏主語與動詞之間的呼應，屬於一種「冷」語言，換言之，無法藉由呼應語素，恢復所省略之主語。相對於言談導向語言，英語為「句子導向之語言」，主語的出現是必要的，因此英語需要虛主語 *it* 或 *there* 來填補空主語的位置，漢語因為可直接省略主語，因此沒有虛主語的存在，此類語言之呼應語素貧乏 (poor)，對於省略主語之恢復，並沒有幫助，屬於一種「熱」語言。「中間」語言，如 Spanish 與 Italian，像「熱」語言一樣，並非由言談導向，但其呼應語素相當豐富 (rich)，足以恢復被省略之主語，這一點顯然與「熱」語言不同。三者比較，「冷」語言可利用主題之存在，省略主語；「中間」語言，可利用豐富的呼應語素，省略主語；惟獨「熱」語言不可。

「言談導向語言」之主題有一個重要的特性，即主題也可以是空主題 (zero topic)。此現象最早由 Tsao (1977) 所提出，他認為言談中，可透過主題名詞刪除 (Topic NP Deletion)，將與前導主題一致之主題刪除，形成主題鏈 (topic chain)，如 (33)，主題「中國」與其後之空主題相同，因此可以刪除。

- (33) 中國，地大物博；e，人口很多；e，土地很肥沃；e，氣候也很好；
e，我們都很喜歡。

據此，Huang (1984a) 將主題鏈看成是一種由主題 (topic) 與變項 (variable) 所形成的非論元約束 (A'-dependency)。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進一步利用空主題以及空代名詞 (zero pronoun，包括 pro 和 PRO) 兩種空號範疇 (empty category) 之概念，來解釋漢語空主語與空賓語之不對稱現象。首先 Huang (1984a) 提出 Disjoint Reference 的概念，簡稱 DJR，如 (34)，要求代名詞必須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不受約束。據此可預測 (35a) 中代名詞「他」，因在其管轄範疇中受約束，因此不合法；(35b, c) 中，代名詞「他」管轄範疇包孕句中，不受約束，因此合法，可自由指涉包孕句外主語。

(34) Disjoint Reference (DJR)

A pronoun must be free in its governing category.

(代名詞必須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不受約束。)

- (35) a. *張三_i認識他_i。
b. 張三_i說 [李四認識他_i]。
c. 張三_i說 [他_i認識李四]。

再者 Huang (1984a) 還提出 Generalized Control Rule，簡稱 GCR，如 (36)，來規範空代名詞必須與其最近的名詞性成分同指標；換言之，空代名詞必須同時遵守 DJR 以及 GCR。⁶

⁶ Huang (1989) 對 GCR 有更進一步的限制，本文論述採用 Huang (1984a) 之版本，不影響最後結果。

(36) Generalized Control Rule (GCR)

Coindex an empty pronominal with the closest nominal element.

(將空代名詞與其最近的名詞性成分同指標。)

漢語空主語與空賓語之不對稱現象如下：(37a) 中包孕句的空主語可指涉主句主語‘張三’，或者言談情境中的其他人物；而 (37b) 中包孕句的空賓語只可指涉言談情境中的前行語，不可指涉主句主語‘張三’；顯然空論元之屬性並不一致。

(37) a. [Zero top]_j，張三_i說 [e_{i/j}不認識李四]。

b. [Zero top]_j，張三_k說 [李四_i不認識 e_{*i/*k/j}]。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主張 (37a) 的空主語有兩種可能性；一為空代名詞，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符合 DJR 之要求，同時 GCR 要求它與最近之名詞性成分‘張三’同指標，形成指涉‘張三’的第一種語意；空主語亦可能為變項，受空主題約束，產生指涉情境中其他人物的第二種語意。(37b) 空賓語情況不同，首先它不可能是空代名詞，因 GCR 要求它與最近之名詞性成分‘李四’同指標，違反 DJR 代名詞必須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的要求；因此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認為空賓語只能是變項，受空主題約束，產生指涉情境中其他人物的語意。

3. 空賓語之特殊指涉

Xu (1986) 提出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無法適切解釋的反例，如 (38) 賓語省略的例子，並認為所有空號範疇 (empty categories) 都是一種「自由空語類」(free empty category)，然而「自由空語類」與 Li (2014) 的「真空號範疇」類似，對於如何產生情境指涉語意並無說明，而 Liu (2004) 則提出 empty antilogophor (EA) 之語用分析解釋此類空賓語，分析較具體合理且符合語言事實。

(38) a. 小偷以為警察看見了_____。

b. 小明以為媽媽要責罵了_____。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認為空賓語不可能是空代名詞 pro，因 GCR 要求它與最近之名詞性成分‘警察’以及‘媽媽’同指標，違反 DJR，即代名詞必須在

其管轄範疇中自由的要求，因此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認為此空賓語只能是變項，受空主題約束，產生指涉情境中其他人物之語意；同時此空賓語亦不可指涉主句主語‘小偷’及‘小明’。

處理這類空論元的文獻，大部分將此現象歸因於語境 (context) 的因素，例如 Li (2014) 認為，空論元如果不是理論架構下現有的空號範疇，如 PRO、pro、變項以及名詞痕跡 (NP-trace) 等，該空號範疇就應分析為「真空號範疇」(true empty category, TEC)，其內容空洞，只帶句法範疇特徵 (categorial feature) 及格位特徵 (Case feature)。此「真空號範疇」與 Xu (1986) 之「自由空語類」比較，兩者皆是一種由基底產生的空號，其差異在於 Li (2014) 仍承認除「真空號範疇」之外，空論元也可能是大代號 PRO、小代號 pro 或變項，而 Xu (1986) 則只承認「自由空語類」的存在。根據 Li (2014) 的分析，(38) 的空賓語屬「真空號範疇」，其指涉主句主語‘小偷’及‘小明’，取決於當下言談情境 (Li, p.c.)，在邏輯形式 (logical form, LF) 的詮釋上，藉由「邏輯形式複製」(LF copying) 產生指涉主句主語的語意，至於如何由情境複製主句主語，Li (p.c.) 與 Xu (1986) 都並沒有進一步說明。

Liu (2004) 認為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的空主題分析，無法適切地解釋 (38) 的空賓語；轉而重新修正 Huang (1991) 的空詞語分析 (null epithet analysis) 來詮釋此空賓語。Liu (2004) 主張漢語的空詞語 (null epithet) 屬代名詞之一種 empty antilogophor，受約束原則 B (Binding Principle B) 規範，而非 Huang (1991) 所主張受約束原則 C (Binding Principle C) 約束；再者此空詞語必須遵守 The Empty Antilogophoric Condition (Dubinsky and Hamilton 1998)，規定賓語位置之 empty antilogophor 所指涉的前行語‘小偷’及‘小明’，是一種語用溝通情境中，意向主事來源 (intentional ag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SOURCE) (Sells 1987)，因「來源先行詞」(source antecedent)‘小偷’及‘小明’之社會地位或位階，分別比‘警察’及‘媽媽’低 (downgraded)，才會怕‘被警察看見’或‘被媽媽責罵’，才可與賓語位置之 empty antilogophor 產生連結而同指標 (co-index)。簡而言之，Liu (2004) 認為空賓語的身分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與空主題約束的變項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如 (37b)，另一種是屬語用層次之代名詞性 empty antilogophor，如 (38)。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發現 (38) 的空賓語屬性，受制於言談語境 (Li 2014) 或語用因素 (Liu 2004)，單憑句法分析，似乎難以完全掌握其指涉主句主語之事實；

然而我們認為 Liu (2004) 的 empty antilogophor 分析，較能詮釋 (38) 空賓語屬性。⁷

本文將利用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及 Sato (2011) 之主題分析來檢視六種臺灣南島語中一般論元省略的現象，特殊空論元也將一併討論。底下我們先將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的研究與調查作一回顧。

三、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

(一) 過去的研究與調查

過去對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的研究與調查，遍及古南島語及臺灣南島語各語言，呈現出相當完整的成果；例如：Blust (1977)、Jeng (鄭恆雄) (1977)、Huang (黃美金) (1989, 1993, 1995a, 1995b, 1995c)、黃美金 (1997)、Huang, et al. (1999)、Li (李壬癸) (1973, 1978, 1995, 1996, 1997)、李壬癸 (1996)、Ting (丁邦新) (1975)、Mei (梅廣) (1982)、曾思奇 (1991)、葉美利 (1991)、Zeitoun (齊莉莎) (1992, 1993, 1995, 1997)、Zeitoun & Lin (2003)、Chang (張永利) (1999)、Ross (2006) 以及黃美金、林英津、張郁慧、齊莉莎、張永利、葉美利、張秀絹及吳靜蘭，分別所著的十三種臺灣南島語言參考語法 (2000) 等。

這些重要文獻皆把一般名詞所用的格位系統，納入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的研究中，實因兩者的關係密切，不可能將格位標記排除於人稱代名詞的研究之外。對於格位標記的探究，Chang, et al. (張永利、湯志真及何大安) (1998) 針對噶瑪蘭語有更進一步突破性的看法：他們認為非普通名詞 (non-common noun, 即專有名

⁷ 感謝審查委員建議將 Xu (1986) 所提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的反例，納入空論元省略之評述。我們質疑同樣的例子是否也出現於六種臺灣南島語；以阿美語為例，所收集的例句呈現與漢語截然不同的 sanay 句式，但可確定的是，阿美語 (i-ii) 沒有空論元指涉句中前行語的用法，這與 4.1 節阿美語 (45-46) 之空論元指涉表現一致；換言之，阿美語沒有相對漢語 (38) 的語境或語用指涉用法，除 4.4 節郡社布農語之空賓語也有類似結構外，其它四種臺灣南島語也無此指涉用法，基於文章長度考量，本文暫不討論。

- (i) *Ma-'araway tu nu tayxin e_i alatek sanay ku harateng nu dolofo.
 PF-看到 ASP GEN 警察 可能 這樣 NOM 心想 GEN 小偷
 '小偷_i心裡以為警察可能看見了 e_i。'
- (ii) *Ma-pu'i tu nu wina e_i sanay ku harateng ni kulas.
 PF-責罵 ASP GEN 媽媽 這樣 NOM 心想 GEN Kulas
 'Kulas_i心裡以為媽媽要責罵了 e_i。'

詞和代詞) 前的標記屬人的 *ti* 及不屬人的 *ø/ni*，其實是類別詞 (*noun-class marker*)，由 *C* (輔音) 加上 *i* 組合而成的 *Ci*，而非格位標記；換言之，噶瑪蘭語是利用類別詞來區分普通名詞和非普通名詞，而非格位標記，Tang, et al. (1998) 對於排灣語的分析，也得到類似的結論；格位標記為詞彙複合體 (*morphological complex*)，由格位標記和類別詞組成；同樣的，Liu (劉彩秀) (1999) 對阿美語的格位分析，也將 *-i-* 及 *-a-* 分別視為名詞分類中屬單數及複數非普通名詞之中綴，*-u-* 則表普通名詞，而 *k-* 是主格形式的一種；*n-* 則是領屬格或領屬語之呈現；*t-* 是受格或表地方的格位標記。此分析的重要性在於，格位標記與類別詞是以詞彙複合體或黏著的方式結合，可以將其應用在人稱代名詞的研究上，作有系統性地離析，但也產生不少錯誤的預測。

過去對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的研究與調查，幾乎沒有；相關的南島語文獻，除了之前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所提的兩種大洋洲語言 *Kokota* 和 *Cheke Holo* 之外，Lee (1997) 曾主張 *Malay* 在助動詞前的主語，可以有任指的論元省略 (*pro(arb)*)；晚近 Medeiros (2008) 則利用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理念，首度將 *Polynesian Hawaiian* 納入激進論元省略的語言類型之中，其主要理由是其單數用法有格位黏著，而複數用法則有包含／排除以及 *dual/plural* 的黏著語素之區分。此外 *Randriamasimanana* (1998) 曾研究過 *Malagasy* 空的主語的相關證據，但他所謂空的主語，必須在非限定的情況下發生，也就是控制結構中的大 *PRO*，這與我們所要研究的限定句中的小 *pro* 不同，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⁸ 由此可知，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的研究尚在剛開發的階段，有必要進一步研究。

(二) 李壬癸 (Li 1997) 之人稱代名詞研究

李壬癸 (Li 1997) 針對普通名詞 (*common noun*) 及人稱代名詞 (*personal noun*) 之格位標記，認為臺灣南島語分成兩類。第一類中，兩者間呈現不同的區隔，如泰雅語 (汶水)、魯凱語 (大南、茂林、多納)、排灣語、卑南語、阿美語、噶瑪蘭語、邵語及賽夏語。第二類則沒有這種區隔，如賽德克語、鄒語、卡那卡那富、沙阿魯阿、魯凱語 (霧台、萬山)、布農語及巴則海。此外第三人稱主格代名詞大多消失，除了鄒語及卡那卡那富之外。臺灣南島語人稱代名詞系統常以格位變化 (主格、屬格、斜格 (受格) 及地方格) 為基礎，分別成套，可單獨出現 (*free*

⁸ Chang & Tsai (2001) 也討論噶瑪蘭語的控制結構。此外 Huang (黃正德) (1989) 試圖將大 *PRO* 及小 *pro* 的分析，統整為「概化的 *Pro* 理論」。

pronoun)；此外也有附著形人稱代名詞 (bound pronoun)。Li (1997) 的分析也不排除有動詞及名詞／代名詞呼應之可能性。

從功能結構上，他認為臺灣南島語的名詞由「格位標記」來修飾，即使沒有格位標記的語言，其人稱代名詞還是會有格位的黏著；在 Ferrell (1979) 的分析中，將格位標記稱為「結構標記」，Tsuchida (1976, 1980) 則稱「關係標記」。由此可知，學者早就注意到格位與人稱代名詞之間的微妙關係。這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所談 KP 的觀念非常接近。

底下我們以 Li (1997) 臺灣南島語格位及人稱代名詞系統為基礎，並參考相關研究及發音人之系統，嘗試對阿美語、排灣語、布農語以及泰雅語作分析。我們發現從人稱代名詞的詞彙結構，雖可暫時推論阿美語、排灣語以及布農語，為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仍存在許多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論元省略預測不符合之處。

四、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分析

(一) 中部阿美語

Li (1997) 的格位系統 (39) 與吳靜蘭 (2000)、Wu (2006)、Liu (1999)、Liu (2003)、黃天來 (2007) 等系統 (40) 比較，還是有一些差別，⁹ 但由於我們所收集的中部阿美語，與 (40) 的系統相同，因此採用 (40)，及其連帶之人稱代名詞系統 (41)，進一步歸納出阿美語拼寫規則 (42)，並推論其可能為激進論元省略語言。

⁹ 第一種差異為 Li (1997: 370) 的格位系統多了 Pred 以及 Locative，兩種「格位」形式，嚴格來說，Pred 使用於人稱專有名詞當謂語時，如 (i)，而 Locative 為處所格。Wu (2006)、Liu (1999)、Liu (2003)、黃天來 (2007) 等，將人稱專有名詞前之 ci/ca 視為人稱專有名詞之標誌（吳靜蘭 (2000) 視為中性格），而 i 為介系詞。第二種差異為 Li (1997: 370) 普通名詞格位系統以 o 為母音，而吳靜蘭 (2000)、Wu (2006)、Liu (1999)、Liu (2003)、黃天來 (2007) 等以 u 為母音，基於後者與我們所收集的中部阿美語較接近，故採用 (40) 的系統。

(i) ci raraq ko wawa?-ako.
 PRED Raraq NOM 小孩-IS.GEN
 ‘我的小孩是 Raraq。’

(39) 阿美語格位系統：Li (1997)

	PRED	NOMINATIVE	ACCUSATIVE	GENITIVE	LOCATIVE
普通名詞	∅	ko	to	no	i
人稱專有名詞 SG	ci	ci	ci ...-an	ni	
人稱專有名詞 PL	ca	ca	ci ...-an	na	

(40) 阿美語格位系統：吳靜蘭 (2000)、Wu (2006)、Liu (1999)、Liu (2003)、黃天來 (2007)

	NOMINATIVE	ACCUSATIVE ¹⁰	GENITIVE
普通名詞	ku	tu	nu
人稱專有名詞 SG	ci	ci ...-an	ni
人稱專有名詞 PL	ca	ca ...-an	na

(41) 阿美語人稱代名詞系統：吳靜蘭 (2000)、Wu (2006)、Liu (1999)、Liu (2003)、黃天來 (2007)

	NOMINATIVE	ACCUSATIVE	GENITIVE	POSSESSIVE
1 SG	kaku	takuwanan	aku	maku
2 SG	kisu	tisuwanan	isu	misu
3 SG	cingra/cimira	cingraan/cimiraan/cimiranan	ira	ningra/mira
1 PL INCL	kita	titanan	ita	mita
1 PL EXCL	kami	tamiyanan	niyam	
2 PL	kamu	tamuwaan	namu	
3 PL	cangra	cangraanan	nangra	

針對格位系統表 (40)，根據 Chang, et al. (1998)，Liu (1999) 分析阿美語格位，是將中綴 *-i-* 視為人稱專有名詞單數，中綴 *-a-* 視為人稱專有名詞複數，兩者皆屬名詞分類詞 (noun classifier) 中綴，並非格位；此外 *-u-* 也是名詞分類中綴，表普通名詞。而真正的格位如下：子音 *k-* 是主格形式的一種，*n-* 則是領屬格或所有格之表現，*t-* 是受格標記。

然而由人稱代名詞系統表 (41) 可知，事實上阿美語人稱代名詞並沒有 *-i-* 是單數，*-a-* 是複數的區分，如第一人稱複數 *kita* 及 *kami*，分別有 *-i-* 及 *-a-*，但與單複數區別無關；因此我們推論 Liu (1999) 所主張的 *-i-* 和 *-a-* 為名詞分類詞 (noun classifier) 之分析，並不適合解構人稱代名詞詞彙；此外我們發現，阿美語人稱代名詞各有其拼寫規則，如 (42)，類似 (28) 之 *Kokota* 人稱代名詞拼寫規則。

¹⁰ Wu (2006) 採用 DATIVE，而非 ACCUSATIVE。

(42) 阿美語拼寫規則

- a. [NP +p, -a, 1, SG] ↔ /aku/
 b. [NP +p, -a, 2, SG] ↔ /isu/
 c. [NP +p, -a, 3, SG] ↔ /ingra;/imira;/ira/
 d. [NP +p, -a, 1, PL, INCL] ↔ /ita/
 e. [NP +p, -a, 1, PL, EXCL] ↔ /ami;/(/iyam/)¹¹
 f. [NP +p, -a, 2, PL] ↔ /amu/
 g. [NP +p, -a, 3, PL] ↔ /angra/

但是按照 Liu (1999) 的格位分析所歸納出的拼寫規則，會產生獨立拼寫之困難。(43) 為四種格位拼寫規則，拼寫出許多錯誤的組合，如第三人稱單數主格拼寫成錯誤的 *kingra，第三人稱單數受格拼寫成錯誤的 *tingra，此外領屬格或所有格 n-，也無法產生阿美語代名詞之領屬格 aku 與 isu，反而拼寫成錯誤的領屬語 *naku 與 *nisu。

(43) 阿美語拼寫規則 (一)

- a. [K NOM] ↔ /k/ b. [K ACC] ↔ /t/
 c. [K GEN] ↔ /n/ d. [K POSS] ↔ /n/

如果將拼寫規則加以擴大為 (44)，所產生的錯誤的組合更多，必須另外限制拼寫規則的使用，如只有第三人稱才可用主格 c- 以及受格 c...an，所有格的 m/n 變異和領屬格 ø/n 變異，其分布條件也不清楚。

(44) 阿美語拼寫規則 (二)

- a. [K NOM] ↔ /k;/c/ b. [K ACC] ↔ /t...an;/c...an/
 c. [K GEN] ↔ /ø;/n/ d. [K POSS] ↔ /m;/n/

以上說明顯示，中部阿美語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並非「黏著性」，其格位 K 不可獨立拼寫；換言之，中部阿美語不符合「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之條件，故不可任意

¹¹ 複數人稱代詞 niyam 之屬格及所有格，雖有不可變異形式；我們暫時將其視為規則中的特例。

省略論元。¹²

然而從發音人的語感，我們卻發現該語言確實可以有限制地省略主語、賓語論元。(45) 中‘喜歡 Amoy 的人’在包孕句主語位置可省略論元，可指涉情境中的無特定人物 (ku cima-cima ‘人’， e_j)，也可指涉情境中之特定人物 (cingra ‘他’， e_j)，但不可指涉主句主語 ku cima-cima a tamdaw_i (e_{*i})。¹³

- (45) [Ma-ulah-ay e_{*ij} ci-Amoy-an] sanay ku
 AF-喜歡-REA ACC-Amoy-LOC 如此說 NOM
 cima-cima a tamdaw_i.
 RED-誰 LNK 人
 ‘每個人_i都說 e_{*ij} 喜歡 Amoy。’

(46) 中‘Amoy 喜歡的人’在包孕句中也可省略，所省略之賓語論元有三種可能之指涉，首先使用第一人稱受格 takuwanan ‘我’，這並不合法，因為直接說‘Amoy 喜歡我’，有違謙卑原則，語用上不合法；如果是指談話情境中的某人 (e_j)，相當於第三人稱受格 cingraan ‘他’；再者如果省略之賓語指涉非特定人士（泛指的人），則用 tu cima-cima-an ‘人’ (e_j)，但不可指涉主句主語 (e_{*i})。

- (46) [Ma-ulah-ay ci Amoy e_{*ij}] sanay ku
 AF-喜歡-REA NOM Amoy 如此說 NOM
 cima-cima a tamdaw_i.
 RED-誰 LNK 人
 ‘每個人_i都說 Amoy 喜歡 e_{*ij} 。’

¹² 感謝審查委員指出此關鍵事實，並且說明瑞典語被認為是非黏著性語言的原因，也因為該語言的人稱代名詞系統不能明確劃分出獨立的代名詞根或是格位。即使如 Neeleman & Szendrő 所論，瑞典語代名詞系統可能存在較抽象的共有詞根（如第三人稱單數形中共有的 hVn），這樣的現象仍不能足以建立黏著性的派典，也因此瑞典語不允許激進論元省略。

¹³ 根據發音人的語感，當 sanay 前的句子發生論元省略時，此種述說結構有兩種用法：一種是間接引述，可以指涉言談語境中的人物，另一種是直接引句，可使用第一人稱 aku ‘我’，指涉主語 cima-cima a tamdaw ‘每個人’（吳靜蘭 2000，Wu 2006）；因發音人認為一般族人表達情意較含蓄，語法上允許使用第一人稱，但是實際語用上並不恰當。

以上討論證明，阿美語確實可省略論元，但這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中部阿美語不可任意省略論元的結果，互相矛盾，因此不適用於中部阿美語。我們建議利用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中主題及變項的約束關係 (topic-variable dependency)，來解釋 (45) 及 (46) 的省略現象；(45) 所省略的主語論元不是 *pro*，因為根據 GCR，它應該與其最近的名詞性成分同指標，即主句主語，但與事實相反，該空論元不可指涉主句主語，排除 *pro* 的可能性；我們認為該空論元為變項，指涉缺乏情境之空主題；同樣地，(46) 的空賓語論元也不是 *pro*，根據 GCR，它應該與最近的名詞性成分主語 *Amoy* 同指標，此違反 DJR 所規範之代名詞必須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的要求。我們認為 (46) 的空賓語論元也是變項；換言之，(45) 及 (46) 的空論元皆為變項，均可用 (47) 的公式來詮釋，即假設省略論元為變項，以空主題約束並認證 (identification) 此空論元變項。至於第一人稱之直接引述用法，也是以前行語當說話者‘我’為主題導向之詮釋。

(47) [空主題 (zero topic)]_i, ... x_i

事實上，中部阿美語空主語與空賓語的表現，和漢語有類似之處，差別在於阿美語主語不可以是空代名詞 *pro*；兩者之比較可從 (37) 與 (45) 及 (46) 的對比分析看出端倪。(37a) 中當包孕句的空主語是 *pro* 時，可指涉主句主語‘張三’，當包孕句的空主語是變項時，可指涉言談情境中的人物；因為阿美語空主語不可以是空代名詞 *pro*，但可以是變項，故 (45) 不可指涉主句主語 *cima-cima a tamdaw*，但可指涉言談情境中的人物。(37b) 中包孕句的空賓語只能指涉空主題，不可指涉主句主語‘張三’及包孕句主語‘李四’，這與阿美語 (46) 相似；顯然兩種語言之空主語與空賓語皆可分析為變項，與句前空主題形成主題及變項的約束。

(37) a. [Zero top]_j，張三_i 說 [e*_{i/j} 不認識李四]。

b. [Zero top]_j，張三_k 說 [李四_i 不認識 e*_{i/*k/j}]。

藉由漢語 (37) 的分析，我們可推論 (45) 及 (46) 之空論元有定指或任指語意。(37a) 中，當空主語指涉空主題時，意指特定個人或一群人都不認識李四，因此有定指及任指的可能性；同樣地 (37b) 中，當空賓語指涉空主題時，意指李四不認

識特定的個人或任何人，同樣也有定指及任指的可能性；據此阿美語發音人解讀 (46) 之空論元有定指或任指語意，或許可以從此分析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自然語言對話中，所省略之論元如果無法直接從句中理解，必須仰賴言談語境所提供之上下文 (context)，或者清楚之主題，才可恢復省略論元之意義；換言之，阿美語的論元省略通常要求，聽話者可以從上下文中，得知省略論元之內容，如 (48-50) 的主語省略。(48) 依據說話者 A 所提供的資訊，省略主語 Kulas，如果沒有說話者 A 的前行句，省略主語 Kulas 將造成句子不合法，如 (49)；(50) 也是如此。

- (48) A: Ma-mi-maan ci kulas?
 RED-AF-做什麼 NOM Kulas
 ‘Kulas 要去做甚麼?’
 B: (Ma-)mi-futing e_i i ’alu.
 RED-AF-去捉魚 在 河裡
 ‘(Kulas) 要在河裡捉魚。’
- (49) ??(Ma-)mi-futing e i ’alu.
 RED-AF-去捉魚 在 河裡
 ‘要在河裡捉魚。’
- (50) A: ø-tayra i cuwa ci kulas.
 AF-去 PREP where NOM Kulas
 ‘Kulas 要去哪裡?’
 B: ø-tayra e_i i Pusung.
 AF-去 PREP 臺東
 ‘(Kulas) 要去臺東。’

同樣的，賓語省略 (51) 聽起來很不自然，是因為缺乏實際語境，但是如果有上下文可循，如 (52) 及 (53) 的賓語省略，句子就會變得自然且合法。¹⁴

¹⁴ 檢驗阿美語各式各樣自然語料，發現主、賓語省略，確實存在於阿美語語料。我們發現中部阿美語九階教材，通常會把論元寫出，以免學生混淆，但是還是可以找到一些省略論元的例子。例如第四階第四課課文中就有主語與賓語同時省略的例子如 (i)；(ic) 省略了 kako aci kaka ‘我和姊姊’以及 toron ‘麻糬’，其中 e_i 指涉言談主題 ‘我和姊姊’，e_j 指涉主題 ‘麻糬’，全句完整意思為 ‘我和姊姊要送麻糬給阿嬤’。

- (51) *mi-'aca ci kulas e.
 AF-買 NOM Kulas
 'Kulas 要去買 (某個東西)。'
- (52) A: Cima ku ma-mi-'aca tu tilid?
 誰 NOM RED-AF-買 ACC 書
 '誰要去買書_i?'
 B: Ci kulas ku ma-mi-'aca e.
 CN Kulas NOM RED-AF-買
 'Kulas 要去買 (書_i)。'
- (53) A: k-um-aen-ay ci kulas tu lupas.
 AF-吃-REA NOM Kulas ACC 桃子
 'Kulas 吃桃子_i。'
 B: k-um-aen-ay e_i kuni lamlu.¹⁵
 AF-吃-REA DEM.NOM Lamlu
 'Lamlu 吃 (桃子_i)。'

(i) a. O kaofocan ni ama: anocila. (中部阿美語教材第四階第四課 2010: 23)
 CN 生日 GEN 阿嬤 明天
 '明天是阿嬤生日。'

b. Misatoron [kako aci kaka]_i anini.
 椿打麻糬 1S.NOM 和 姊姊 今天
 '今天我和姊姊一起椿打麻糬。'

c. O sapaini e_i e_j niyam ci-ama:-an.
 CN 送給 1P.POSS ACC-阿嬤-ACC
 'e_i 要送 e_j 給阿嬤。'

第三課課文中也有主語省略的例子如 (ii), e_i 的位置省略 kisu '你', 與言談主題 '我' 呼應同指標。

(ii) Ano masalaw i, manga'ay kako a masadak? (中部阿美語教材第四階第三課 2010: 16)
 如果 雨停 TOP 可以 1S.NOM LNK 出去

'如果雨停了, 我可以出去嗎?'

Nga'ayto, kataloma' e_i a malafi!
 好的 要回家 LNK 吃晚餐

'可以, e_i 記得回來吃晚餐喔!'

¹⁵ 發音人認為省略重複賓語之結構, 如 (53), 其第二句主語會傾向用主格指示詞 kuni, 取代 ci, 該用法有強調之意; 如果使用 ci, 得搭配 kuna, kuna 是 kuni 與連繫詞 a 之組合, 故可說成 kuna ci Lamlu '這個 Lamlu 啊'; 因此用法差異不是本文重點, 我們選擇較常用的 kuni Lamlu。

以上現象，實際反應在 (54) 的敘述中（吳靜蘭 2000：176）。(54b) 中的主語，指涉 (54a) 中的 Rapih，言談繼續至 (54c, d) 時，當事人 Sawmah 及 Rapih 都已省略，直至 (54e)，語境依然予許省略 Sawmah。¹⁶ 印證只要語言情境清楚，阿美語就可以省略論元。

- (54) a. pa-tamaku-maku han tu ni rapih ci sawmah.
 PA- RED-抽煙 HAN ASP GEN Rapih NOM Sawmah
 ‘Rapih 請 Sawmah 抽抽菸。’
- b. ulah han tu ni sawmah.
 喜歡 HAN ASP GEN Sawmah
 ‘Sawmah 就喜歡上 (她) 。”
- c. hai satu.
 答應 這麼
 ‘(Sawmah) 就答應了。’
- d. mahmek tu.
 高興 ASP
 ‘(他們兩個) 很高興。’
- e. ø-tayra tu ci rapih.
 AF-去 ASP NOM Rapih
 ‘Rapih 就去 (Sawmah 家) 。”

¹⁶ 我們重新檢視語料，發現發音人對言談語境是否明確感受不同，(ib, d) 兩句論元不可省略，但 (ic) 則可，這與發音人個別之語用感知不同有關。

- (i) a. pa-tamaku-maku han tu ni rapih ci sawmah.
 PA-RED-抽煙 HAN ASP GEN Rapih NOM Sawmah
 ‘Rapih 請 Sawmah 抽抽菸。’
- b. ula-ulah sanay tu ci sawmah *(ci-rapih-an).
 RED-喜歡 如此的 ASP NOM Sawmah ACC-Rapih-ACC
 ‘Sawmah 就喜歡上 (Rapih) 。”
- c. hai-hai sanay tu ci rapih (ci-sawmah-an).
 RED-好的 如此的 ASP NOM Rapih ACC-Sawmah-ACC
 ‘(Sawmah) 就答應了 Rapih 。”
- d. mahemekay *(cangra tatusa).
 很高興 3P.NOM 兩個 (人)
 ‘(他們兩個) 很高興。’

如果賓語本身傳達一種泛指語意，此時賓語可省略，例如 (55) 句，其所省略之論元為泛指的‘人’，藉由句子之前行語為泛指或任指的‘人’，聽話者可了解‘打人’之語意。¹⁷

- (55) a. mi-sti' ci kulas e anu hatini.
 AF-打 NOM Kulas 現在
 ‘Kulas 現在要去打(人)。」
- b. [[mi-sti'-ay ci kulas e] si ci lamlu].
 AF-打-REA NOM Kulas SI NOM Lamlu
 ‘Lamlu 說：Kulas 打(人)。」

由上述討論可知，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預測（不可任意省略論元），與中部阿美語可省略論元的事實，互相矛盾；顯示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分析不適用於中部阿美語代名詞結構分析。我們建議，利用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運用「言談情境主題」，解釋阿美語的論元省略現象；語料顯示，阿美語也是一種以主題為言談導向之語言，明確的「言談主題」(discourse topic)，可約束並認證空論元，如 (56a)；同時指涉情境中之空主題，例如 (45-46)，也可直接約束認證空論元，如 (56b)。

- (56) a. A: [言談主題]_i
 B: ... x_i ...
 b. [空主題]_i, ... x_i

(二)北排灣語

以 Li (1997) 和張秀絹 (2000) 的排灣語格位系統 (57) 及人稱代名詞系統 (58) 為基礎，來歸納排灣語拼寫規則。我們發現排灣語人稱代名詞系統雖然有較明顯的

¹⁷ 我們再次向發音人確認語感，所得結果還是和語境有關；如果語境提供 Kulas 要去打的人之身分時，此時所省略之賓語為語境中特定的人；如果沒有語境提供 Kulas 要去打的人之身分，只是單純‘打人’時，此時所省略之賓語為泛指的人，意指‘Kulas 現在要去打人’，沒有特定對象，看人就打。因此 (55) 之空賓語有歧義，除了泛指的人之語意外，在特定語境下還有特定的人之語意。

格位拼寫規則，但論元省略之限制相當多，顯示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分析無法完全預測排灣語之空論元分布。

(57) 排灣語格位系統：Li (1997)、張秀絹 (2000)

	NOMINATIVE	OBLIQUE	GENITIVE
普通名詞	a	ta/tua	na/nua
人稱代名詞 SG	ti	tjay	ni
人稱代名詞 PL	ti-a	tjay-a	ni-a

(58) 排灣語人稱代名詞系統：Li (1997)、張秀絹 (2000)

	NOMINATIVE		OBLIQUE	GENITIVE	
	BOUND	FREE	FREE	BOUND	FREE
1 SG	-aken	tiaken	tjanuaken	ku-	niaken
2 SG	-sun	tisun	tjanusun	su-	nisun
3 SG		timadju	tjaymadju		nimadju
1 PL INCL	-itjen	titjen	tjanuitjen	tja-	nitjen
1 PL EXCL	-amen	tiamen	tjanuamen	nia-	niamen
2 PL	-mun	timun	tjanumun	nu-	nimun
3 PL		tiamadju	tj(a)yamadju		niamadju

首先，我們找到代名詞第一人稱之單數拼寫規則詞根 aken (59a)、複數包含式 tjen (59d)、複數排除式 amen (59e) 以及第二人稱單數 sun (59b) 以及複數 mun 之表現 (59f)。

(59) 排灣語拼寫規則

- a. $[\text{NP} + \text{p}, -\text{a}, 1, \text{SG}] \longleftrightarrow / \text{aken} /$
- b. $[\text{NP} + \text{p}, -\text{a}, 2, \text{SG}] \longleftrightarrow / \text{sun} /$
- c. $[\text{NP} + \text{p}, -\text{a}, 3] \longleftrightarrow / \text{madju} /$
- d. $[\text{NP} + \text{p}, -\text{a}, 1, \text{PL}, \text{INCL}] \longleftrightarrow / \text{tjen} /$
- e. $[\text{NP} + \text{p}, -\text{a}, 1, \text{PL}, \text{EXCL}] \longleftrightarrow / \text{amen} /$
- f. $[\text{NP} + \text{p}, -\text{a}, 2, \text{PL}] \longleftrightarrow / \text{mun} /$

排灣語人稱代名詞，可解構出三條很明確的格位拼寫規則 (60)，其中 (60a) ti- 為主格，(60b) tjanu- 為第一、二人稱斜格，tjay- 為第三人稱斜格，(60c) ni- 為屬格；其格位拼寫規則可衍生出各種格位代名詞，如第一人稱之主格、斜格、屬格分

別為 *ti-aken*、*tianu-aken*、*ni-aken*。因此我們推斷格位 *K* 可獨立拼寫，空拼寫規則 (10) 可在 *KP* 運作。¹⁸ 依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分析推論，排灣語「黏著性」代名詞結構顯示它可能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這一點與語言事實不符。

- (60) a. [*K* NOM] ↔ /ti/
 b. [*K* OBL] ↔ /tjanu/; /tjay/
 c. [*K* GEN] ↔ /ni/

語言事實顯示，排灣語不可任意省略主語、賓語，且不同論元有不同表現。(61a, b) 為複雜句結構，以 *qivu* ‘說’ 為主要動詞，並利用 *tu* 當連詞引介子句，我們發現，在子句主語論元可以省略，指涉主句主語 *Panay* 以及 *timaymanga* ‘每個人’，但無法指涉言談情境中的前行語。

- (61) a. *qivu ti panay_i tu [na-tenglay e_{i/*j} tai kapi].*
 說 NOM *Panay* TU REA-喜歡 OBL *Kapi*
 ‘*Panay_i* 說 *e_{i/*j}* 很喜歡 *Kapi*。’
 b. *qivu a timaymanga_i tu [na-tenglay e_{i/*j} tai kapi].*
 說 NOM 每一個人 TU REA-喜歡 OBL *Kapi*
 ‘每個人_{*i*} 都說 *e_{i/*j}* 很喜歡 *Kapi*。’

根據發音人的語感，賓語省略並不合法，如 (62a, b)，空賓語無法分別指涉主句主語 *Panay* 或 *timaymanga* ‘每個人’，也無法指涉情境中不明確的人物。

- (62) a. **qivu ti panay_i tu [na-tenglay ti kapi e_{ij}].*
 說 NOM *Panay* TU REA-喜歡 NOM *Kapi*
 ‘*Panay_i* 說 *Kapi* 喜歡 *e_{*i/*j}*。’

¹⁸ 第三人稱單數 *ti/tjay/ni-madju* 與第三人稱複數 *ti/tjay/ni-amadju* 之間，似乎有複數標誌 *a-* 的區分，但此前綴 *a-* 並非全面性的表複數標記，如第一人稱之單數 *ti/tjanu/ni-aken* 以及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 *ti/tjanu/ni-tjen*，與第二人稱之單數 *ti/tianu/ni-sun* 及第二人稱複數包含式 *ti/tjanu/ni-mun*，就缺乏此一 *a-* 的區分對應；因此我們對複數標誌 *a-* 的拼寫原則持保留態度；但此複數規則或許是遺留自古南島語，這由 Zeitoun (2009) 對古南島語 (Pan) *a-* 為複數前綴的擬構，得到證實。

- b. *qivu a timaymanga_i tu [na-tenglay ti kapi e_{i/j}].
 說 NOM 每一個人 TU REA-喜歡 NOM Kapi
 ‘每一個人_i都說 Kapi 喜歡 e_{*i/*j}。’

有趣的是，若將 (62a, b) 中的動詞焦點改為受事焦點，原本空賓語代名詞 *tjaymadju* 或 *tjayamadju* 轉為空主格主語 *timadju*，如 (63a, b)，此時反而可以進行主語省略，並且分別與主句主語 *Panay* 或 *timaymanga* ‘每個人’ 同指標。

- (63) a. qivu ti panay_i tu [ki-na-tenglay-an ni kapi e_{i/*j}].
 說 NOM Panay TU KI- REA-喜歡-AN GEN Kapi
 ‘Panay_i 說 e_{i/*j} 被 Kapi 喜歡。’
 b. qivu a timaymanga_i tu [ki-na-tenglay-an ni kapi e_{i/*j}].
 說 NOM 每一個人 TU KI- REA-喜歡-AN GEN Kapi
 ‘每一個人_i都說 e_{i/*j} 被 Kapi 喜歡。’

以上顯示，北排灣語只允許主語省略，禁止賓語省略；此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排灣語可任意省略論元之預測相違背；依此推論，排灣語並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不可省略賓語。將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納入考慮，我們發現北排灣語論元省略也有空主語與空賓語之不對稱現象：(61) 及 (63) 中包孕句的空主語可指涉主句主語 *Panay* 或 *timaymanga* ‘每個人’；而 (62) 中包孕句的空賓語不可指涉主句主語，顯然主、賓語空論元之屬性並不一致；此外主、賓語空論元都不可指涉沒有言談情境之空主題 (e_{*j})；以下語料顯示明確言談主題可認可空主語及空賓語。

首先，我們發現缺乏明確主題的情況下，賓語的省略並不合法，如 (64a, b) 和 (62)，即使所省略的賓語是泛指的人事物。¹⁹

- (64) a. *uri-vai' a v<en>eli ti pali e_j.
 IRR-去 LNK 買<AF>買 NOM Pali
 ‘Pali 要去買某個* (東西_j)。’

¹⁹ 這一點與阿美語略有出入，阿美語例 (44) *mi-sti* ‘打’ 允許泛指賓語 ‘人’ 的省去。

- b. *uri-vai' a ' elem ti pali e_j.
 RR-去 LNK 打<AF>打 NOM Pali
 'Pali 要去打* (人_j)。'

但是，當「言談主題」清晰時，省略主語 ti Kulas、賓語 tua udis 都可接受，如 (65B) 省略主語，(66B) 可省略賓語。

- (65) A: vai' a kuda ti kulas_i?
 去 LNK 做什麼<AF>做什麼 NOM Kulas
 'Kulas_i 去做甚麼？'
 B: vai' a ki-ciqaw e_i.
 去 LNK 獲得-魚
 '(Kulas_i) 去河裡捉魚。'
- (66) A: tima uri-vai' a v<en>eli tua udis_i?
 NOM.誰 IRR-去 LNK 買<AF>買 OBL 桃子
 '誰要去買桃子_i？'
 B: uri-vai' a v<en>eli ti kulas e_i.
 IRR-去 LNK 買<AF>買 NOM Kulas
 'Kulas 要去買 (桃子_i)。'

長篇語料也顯示，排灣語的論元省略還是由「言談主題」所主導，只要主題清楚，不只可省略主語也可省略賓語，如 (67b) 及 (67c)；(67c) 所消失的賓語是指「言談主題」婚事。

- (67) a. pa-tjama'u-ma'u-in ni tjuku_i ti pali_j lemi ta
 CAU-香菸-RED-PF GEN Tjuku NOM Pali 整 OBL
 qadav tua si-pu-ce'lj.
 太陽 OBL IF-有-伴
 '為了婚事，Tjuku_i 每天請 Pali_j 抽煙。'
- b. sa tjengelay=anga ti pali_j e_i sa'maya.
 然後 喜歡=COS NOM Pali 就
 '然後 Pali_j 就喜歡上 (Tjuku_i)。'

- c. auwi=anga e_j (ta 'i-pu-ce'el).
 答應=COS OBL 獲得-有-伴
 '(Pali_j) 就答應了 (婚事)。'

張秀絹 (2000) 所收集之語料，(68a) 的語境清楚地顯示 (68b) 所省去論元是說話對象 '女孩們'，證明只要主題清楚，論元確實可以省略。

- (68) a. 'vuvu, vuvu,' aya tia mareDava_i. (張秀絹 2000 : 163-164)
 爺爺 爺爺 說 NOM 女孩們
 '女孩們_i 叫，「 爺爺 爺爺 」。'
 b. 'kemuad e_i, aya ti sa vuLuvuLung.
 做什麼 說 NOM 這 老人
 '「 (你們_i) 做什麼啊？ 」，老人說。'

從以上語言事實顯示，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人稱代名詞詞彙分析，無法詮釋北排灣語不允許空賓語省略之現象。我們認為北排灣語之主語及賓語省略，還是由明確言談主題主導，直接指涉話語中的語用前行語。

依據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的分析，(61) 及 (63) 的空主語有兩種可能性；一為空代名詞 *pro*，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符合 DJR 之要求，同時 GCR 要求它與最近之名詞性成分主句主語 *Panay* 或 *timaymanga* '每個人' 同指標，形成第一種語意；二為空主語為變項受言談主題約束，產生指涉情境中其他人物的第二種語意，如 (65) 及 (67)；但是如果言談情境中的空主題不夠明確，就無法有言談前行語之語意產生如 (61) 及 (63)。(62) 空賓語之情況不同，首先它不可能是空代名詞，因 GCR 要求它與最近之名詞性成分分子句主語 *Kapi* 同指標，違反 DJR 代名詞必須在其管轄範疇中自由的要求；因此按照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空賓語只能是變項，受言談主題約束，產生指涉情境中其他人物的語意，但這也必須在言談主題明確的情況下才可以，如 (64)、(66) 及 (67)。

以上可知，北排灣語 (61) 和 (63) 顯示，包孕句的空主語可指涉主句主語 *Panay* 或 *timaymanga* '每個人'，這一點和漢語 (37a) 相近；而 (62) 中包孕句的空賓語不可指涉主句主語，顯然主、賓語空論元之屬性並不對稱；值得注意的是，不論主語或賓語之空論元都不可指涉空主題，這一點與中部阿美語及漢語不同；主要原因在於北排灣語不允許空主題 (47) 的規則；除非提供清楚的語境上下文，如

(65-68)，使得所省略論元有清晰的「言談主題」可尋。

因此我們建議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和 Sato (2011) 的主題分析可以用來解釋論元省略，北排灣語「言談主題」必須是顯性的，才可約束認證空論元，如 (69a)，沒有明確語境之空主題無法直接約束認證空論元，如 (69b)。此外北排灣語空論元受何種主題約束，也與其屬於空主語較突顯之語言有關，這一點我們會在第五節，與其他五種語言一併闡述。

(69) a. A: [言談主題]_i

B: ... x_i ...

b. *[空主題]_i, ... x_i

(三) 初鹿卑南語

對初鹿 (Ulivelivek) 卑南語人稱代名詞研究非常稀少，目前文獻大部分以南王卑南語之研究居多，如 Li (1997)、Tan (1997)、黃美金 (2000b) 以及 Teng (2007)，本文之初鹿卑南語格位及人稱代名詞系統，以林進星 (2013, 2015) 為本 (70-71)。檢測結果與阿美語、排灣語類似，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激進論元省略語言預測不符合實際語言表現，還得把言談主題納入考慮，才能將論元省略。

(70) 初鹿方言格位標記系統：林進星 (2013, 2015)

		NOMINATIVE	OBLIQUE	GENITIVE	LOCATIVE
人 稱 專有名詞	PL	na	kana		
	SG	i	kani	ni	
普通名詞	Specific	na/i-na	kana		i
	Non-specific	a	za		

(71) 初鹿方言人稱代名詞系統：林進星 (2013, 2015)

	NOMINATIVE	GENITIVE ²⁰			OBLIQUE	NEUTRAL
	BOUND	BOUND I	BOUND II	FREE	FREE	FREE
IS	-ku	ku-/ti-	-lri/-ni	ninku nanku	kaninku kainku kanku kananku	inku

²⁰ 林進星 (2013, 2015) 認為屬格人稱代名詞附著式 II，只出現在單數的人稱代名詞，表示年長的親屬名詞一起出現，如 ama-lri ‘我爸爸’，較年幼者則需使用屬格人稱代名詞附著式 I。

	NOMINATIVE	GENITIVE			OBLIQUE	NEUTRAL
	BOUND	BOUND I	BOUND II	FREE	FREE	FREE
2S	-u	nu-	-u	ninu nanu	kaninu kainu kanu kananu	inu
3S	∅	tu- taw-	-taw	nintaw nantaw	kanintaw kaintaw kantaw kanantaw	intaw
1PLINCL	-ta	ta-		ninta nanta	kaninta kainta	inta
1PLEXCL	-mi	niyam-		niniyam naniyam	kaniyam kainiyam	iniyam
2PL	-mu	mu-		ninmu nanmu	kaninmu kaymu	inmu
3PL	∅	tu-		nintaw nantaw	kanintaw kaintaw kantaw kanantaw	nazu naziyu

Li (1997)、Tan (1997) 以及 Teng (2007) 對南王卑南語之人稱代名詞分析，主張主格有附著式及自由式兩種型式，黃美金 (2000b) 對南王卑南語之分析，以及林進星 (2013, 2015) 對初鹿卑南語人稱代名詞研究，認為此自由式可視為與主格附著式相對應之中性格，本文採林進星 (2013, 2015) 之看法，原因有三：第一、當人稱代名詞出現在句首當主題句，和附著式主格人稱代名詞同時出現相互呼應，如 (72)，此時主題位置之格位應為中性格。第二、人稱代名詞也出現在謂語位置，此時不是主格如 (73)。第三、當句中有另一個主格代名詞出現，自由式中性格人稱代名詞不可以當該句子的文法主語，如 (74)。

(72) inku mu, marayas=ku ∅ -pavekas.

1S.NEU TOP 經常=1S.NOM AF-跑步

‘我啊，經常跑步。’

(73) inku na p<en>ukpuk kana alrak.

1S.NEU NOM 打<AF>打 OBL 小孩

‘我就是打小孩的人。’

- (74) *p<en>upuk=ku za alrak inku.
 打<AF>打=1S.NOM OBL 小孩 1S.NEU
 ‘我打小孩。’

我們找到人稱代名詞第一、二、三人稱單數拼寫規則 (75a, b, c)，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排除式拼寫規則 (75d, e)，以及第二人稱複數拼寫規則 (75f)，但無法解構出第三人稱複數詞根。

- (75) 初鹿卑南語拼寫規則
- a. [NP +p, -a, 1, SG] ↔ /ku/
 - b. [NP +p, -a, 2, SG] ↔ /u/
 - c. [NP +p, -a, 3, SG] ↔ /taw/
 - d. [NP +p, -a, 1, PL, INCL] ↔ /ta/
 - e. [NP +p, -a, 1, PL, EXCL] ↔ /iyam/
 - f. [NP +p, -a, 2, PL] ↔ /mu/

我們從初鹿卑南語人稱代名詞中無法解構出一致的格位拼寫規則，如 (76)，字根 in- 中性格不適用於第三人稱複數；斜格的變異性太大，不是黏著性詞彙結構，無法形成獨立個別的拼寫原則；屬格為 nan- 及 nin；因此推斷格位 K 無法獨立拼寫，初鹿卑南語不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

- (76) a. [K NEU] : /in/
 b. [K OBL] : /kanin/; /kan/; /kain/; /kanan/
 c. [K GEN] : /nan/; /nin/

經實際測試，我們發現初鹿卑南語不可任意省略論元。首先，主語不可省略，如 (77a, b)。

- (77) a. *me-rengay i panay_i za [ø-sahar e_{ij} kani kapi] ka.
 AF-說 NOM Panay OBL NAF-喜歡 OBL Kapi 說<AF>說
 ‘Panay_i 說 e_{ij} 很喜歡 Kapi。’

- b. *me-rengay na traw-trau_i ziya za [ø-sahar e_{ij} kani kapi] ka.
 AF-說 NOM RED-人 都 OBL NAF-喜歡 OBL Kapi 說<AF>說
 ‘每個人_i都說 e_{ij} 很喜歡 Kapi。’

初鹿卑南語賓語也不可省，因為會造成語意不清，不知 Kapi 到底喜歡誰，如 (78)。

- (78) a. *me-rengay i panay_i za [ø-sahar i kapi e_{ij}] ka.
 AF-說 NOM Panay OBL NAF-喜歡 NOM Kapi 說<AF>說
 ‘Panay_i 說 Kapi 喜歡 e_{ij}。’
- b. *me-rengay na traw-trau_i ziya za [ø-sahar i kapi e_{ij}]
 AF-說 NOM RED-人 都 OBL NAF-喜歡 NOM Kapi
 ka.
 說<AF>說
 ‘每個_i都說 Kapi 喜歡 e_{ij}。’

從 (77-78) 可推論初鹿卑南語嚴格限制論元省略的發生，這個現象與初鹿卑南語不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之推測相符。

我們發現如果給予適當之言談語境，論元省略的接受度就大幅提高。例如 (79B) 的主語 Kulas 可以省略，因為 (79A) 有很明顯的言談前行語 Kulas。

- (79) A: muk-uwa kakuday-a i kulas?
 AF-去 做甚麼<AF>做甚麼-A NOM Kulas
 ‘Kulas_i 去做甚麼?’
- B: muk-uwa ø-ki-va-vulraw-a i zinanuman e_i.
 AF-去 NAF-捉-RED-魚-A LOC 河川
 ‘(Kulas_i) 去河裡捉魚。’

相較之下，缺乏言談主題的情況下，(80) 泛指賓語 eman 的省略與 (81) trau 的省略，並不合法。

- (80) ma-kuwa trima'-a *(za eman) awlra i kulas.
 AF-去 買<AF>買-A OBL 甚麼 PART NOM Kulas
 ‘Kulas 要去買 (某個東西)。’

- (81) mak-uwa trepuk-a *(za trau) i kulas harem.
 AF-去 打<AF>打-A OBL 人 NOM Kulas 現在
 ‘現在 Kulas 要去打(人)。」

但是如果有上下文，(82) 的賓語 za valray 及 (83) 的賓語 za lupas 皆可省略。

- (82) A: i eman na mak-uwa trima'-a za valray_i?
 CN 誰 NOM AF-去 買<AF>買-A OBL 書
 ‘誰要去買書_i?’
 B: mak-uwa i kulas trima'-a e_i.
 AF-去 NOM Kulas 買<AF>買-A
 ‘Kulas 要去買(書_i)。’
- (83) A: ma-ekan za lupas_i i kulas.
 AF-吃 OBL 桃子 NOM Kulas
 ‘Kulas 吃桃子_i。’
 B: ma-ekan i lamlu e_i.
 AF-吃 NOM Lamlu
 ‘Lamlu 吃(桃子_i)。’

在實際對話中 (84)，初鹿卑南語論元省略，並不可任意省略，得依據發音人對言談主題之掌握是否明確而定，(84b) 允許賓語省略，(84c) 不允許主、賓語省略，因為容易造成混淆，不知道是 sawmah 或 rapih 答應婚事；然而用動詞 hai ‘同意’ (84c’) 賓語 kana para-’azin-an ‘婚事’ 可省略，至於主語還是不可消失，否則容易造成混淆；同樣地，(84d) 的主語 nazu na zazuwa ‘他們兩個’ 不可隨意省去，以免造成聽話者理解上的困難；(84e) 的賓語 kani Sawmah 之省略，是因為有代名詞 kanintaw 的存在有助於輔助聽話者理解語意，實際上賓語並非真正的省略。

- (84) a. pu-reha za para-’azin-an i rapih_i zi
 NAF-CAUS-為了 OBL CAUS-結婚-NMZ NOM Rapih LNK
 tu-pa-eka-ekan-ay kana wari-wari ziya i sawmah_j.
 3S.GEN-CAUS-RED-吃-PF OBL RED-日子 都 NOM Sawmah
 ‘為了婚事，Rapih_i 每天請 Sawmah_j 吃飯。’

- b. kazu zi tu-ka-sahar-aw ira ni sawmah_j
 此<AF> LNK 3S.GEN-KA-喜歡-PF 就 OBL Sawmah
 (i rapih_i).
 NOM Rapih
 ‘Sawmah_j 就喜歡上 (Rapih_i)。’
- c. kazu zi mu-wai ira *(i sawmah_j)
 因此<AF> LNK AF-願意 就 NOM Sawmah
 *(kana para-’azin-an_k).
 OBL CAUS-結婚-NMZ
 ‘Sawmah_j 就答應了*(婚事_k)。’
- c’. hai ira kema *(i sawmah_j) (kana para-’azin-an_k).
 NAF-同意 就 說 NOM Sawmah OBL CAUS-結婚-NMZ
 ‘Sawmah_j 就答應了 (婚事_k)。’
- d. ka-sangal-an *(nazu na zazuwa).
 KA-高興<AF>-NMZ 那 NOM 兩人
 ‘*(他們兩個) 很高興。’
- e. i rapih_i mu muk-uwa ki-kazu-a i kanintaw
 NOM Rapih TOP AF-去 KI-居住-A LOC 3S.OBL
 (kani sawmah_j) ira.
 OBL Sawmah 就
 ‘Rapih_i 就去住 (Sawmah_j 家) 。

以上討論顯示，初鹿卑南語並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在顯形言談主題的情境下，仍然可以省略主、賓語論元；因此初鹿卑南語符合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分析，所有省略的論元都是變項，不可能是空代詞 *pro*，因為不論空主語或空賓語都無法與主句最接近之名詞同指標，這和北排灣語類似；此外「言談主題」必須是顯性的，才可約束認證空論元，如 (85a)，不明確之空主題無法直接認證空論元，如 (85b)。

- (85) a. A: [言談主題]_i
 B: ... x_i ...
 b. *[空主題]_i, ... x_i

(四) 郡社布農語

人稱代名詞系統之詞彙分析顯示，郡社布農語 (Isbukun) 不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受言談主題約束時，仍可省略論元。Li (1997) 和齊莉莎 (2000) 所調查的郡社布農語格位系統及人稱代名詞系統如下：

(86) 郡社布農語格位系統：Li (1997)、齊莉莎 (2000)

NOMINATIVE	OBLIQUE
'a'	mas

(87) 郡社布農語人稱代名詞系統：Li (1997)、黃美金 (1997)、齊莉莎 (2000)

	NOMINATIVE		OBLIQUE		GENITIVE	LOCATIVE
	FREE	BOUND	FREE	BOUND		
1 SG	saikin	-ik	(ma)zaku'	-ku'	'inak	zakuan
2 SG	kasu'	-as	(ma)suu'	-su'	'isu'	su'uan
3 SG VIS	sain saian		(ma)saintin (ma)saintan		'isaitin 'isaitan'	saian
3 SG INV	saia'		(ma)saitia'		'isaitia'	saitia'an
1 PL INCL	kata'	-ta'	mita'	-ta'	'imita'	mitaan
1 PL EXCL	kaimin	-im	(ma)zami'		'inam	zamian
2 PL	kamu'	-am	(ma)muu'	-mu'	'imu'	mu'uan
3 PL VIS	nain naian		(ma)naitin (ma)naitan		'inaintin 'inaitan'	naiaan
3 PL INV	naia'		(ma)naitia'		'inaitia'	naitia'an

Li (1997) 觀察出郡社布農語人稱代名詞格位之詞彙黏著規則 (88)，主格為 ka- 或 \emptyset ，屬格為 'i-，斜格為 ma- 或 \emptyset ，地方格為 -an。但是主格 ka- 或 \emptyset 出現與否無法從拼寫規則中預測，有些主格代名詞不加 ka-，如第一人稱單數 saikin、第三人稱複數 nain 等，換言之，(88a) 不足以成為主格拼寫規則；斜格為 ma- 不適用於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 mita'；屬格 'i- 及地方格為 -an 具有一致性，但是郡社布農語人稱代名詞詞根，變體 (variant) 太多，很難找到一致的拼寫規則，如 (89)；即使有較一致的格位系統，還是會拼寫出許多錯誤的組合，如 *'isain、*sain-an 等。

- (88) a. [K NOM] ↔ /ka/; /ø/ b. [K GEN] ↔ /'i-/
 c. [K OBL] ↔ /ma/; /ø/ d. [K LOC] ↔ /-an/
- (89) a. [NP +p, -a, 1, SG] : /saikin/; /zaku/; /nak/
 b. [NP +p, -a, 2, SG] : /su'/; /suu'/; /su'u/
 c. [NP +p, -a, 3, VIS] : /sain/; /saian/; /saintin/; /saintan/; /saitin/; /seitán/; /sai/
 d. [[NP +p, -a, 3, INV] : /saia'/; /saitia'/
 e. [NP +p, -a, 1, PL, INCL] : /ta'/; /mita/
 f. [NP +p, -a, 1, PL, EXCL] : /imin/; /zami'/; /nam/; /zami/
 g. [NP +p, -a, 2, PL] : /mu'/; /muu'/; /mu'u/
 h. [NP +p, -a, 3, PL, VIS] : /nain/; /naian/; /naitin/; /naitan/; /naintin/; /naia/
 i. [NP +p, -a, 3, PL, INV] : /naia/; /naitia/

雖然 (89b, c, d) 中第二人稱主格單數以及第三人稱單數，都以 *s-* 為開頭；第一人稱單數則呈現出相當不規則之現象，例如第一人稱單數主格 *saikin*、斜格 *zaku'*、屬格 *'inak* 及地方格 *zakuan*，分別以不同子音開頭，這仍不足以構成單數拼寫規則的條件。第二人稱複數語素為 *m-*，第三人稱複數語素為 *n-*，雖呈現較規則變化，但複數拼寫規則還是有兩個變體，不符合單數拼寫規則的條件。以上分析顯示，郡社布農語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沒有黏著性，故不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

語料測試結果顯現，郡社布農語還是有論元省略現象，這和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之預測衝突。不管是空主語省略 (90a) 或空賓語省略 (90b)，皆可在前行語‘每個人’引導下發生。依據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的 GCR 分析，(90a) 的空主語應為空代名詞 *pro*，與最接近的名詞行前行語 *bunun_i* 同指標，再者此空主語不可指涉情境中之不明確前行語；換言之，變項不可受任意空主題認證約束。然而 (90b) 空賓語之合法，對 Huang 的分析造成衝擊，首先該空論元不可能是空代名詞 *pro*，根據 GCR，它必須與最接近的名詞行前行語 *pitilu* 同指標，這種連結違反 DJR，應該排除；此外該空論元可能是變項，但變項應受明確的言談主題約束，不應該受主句主語 *bunun_i* 約束，這與 (90b) 的語言事實相反。

- (90) a. t-in-up a kaupá ka bunun_i tu ma-zima(s) e_{i/*j} pitilu.
 AF-REA-說 NOM 只 KA 人 COMP AF-喜歡.OBL Pitilu
 ‘每個人_i 都說 e_{i/*j} 喜歡 Pitilu。’

- b. t-in-up a kaupa ka bunun_i tu ma-zima a pitilu e_{i/*j}.
 AF-REA-說 NOM 只 KA 人 COMP AF-喜歡 NOM Pitilu
 ‘每個人_i都說 Pitilu 喜歡 e_{i/*j}。’

我們提議 Liu (2004) 的 empty antilogophor 分析或許能詮釋 (90b) 空賓語屬性。假設 (90b) 的空賓語為空詞語 (null epithet) 屬代名詞之一種，受原則 B (Binding Principle B) 約束，遵守 The Empty Antilogophoric Condition (Dubinsky and Hamilton 1998)；全句可理解成因「來源先行詞」(source antecedent) bunun ‘每個人’ 會為了獲得 Pitilu 的喜歡，降低自己的位階 (downgraded)，使得主句主語 bunun ‘每個人’ 與賓語位置之 empty antilogophor (EA) 產生連結進而同指標 (co-index)，如 (91)。

- (91) [主句主語_i [... EA_i]]

郡社布農語之空論元合法性亦與明確的言談主題有關。語境中，若空論元之前行語不清楚時，聽話者無法理解，降低了句子的接受度。如 (92a) 中，主語 saia’ 不能省略，一旦省略了以後，聽話者無法理解‘喜歡 Pitilu 的人是誰’；(92b) 中 saitia’ 也不能省略，因為省略了以後，聽話者聽不懂‘Pitilu 喜歡的人是誰’。不過如果對話情境是發生在清楚的言談語境如 (93)，並且了解當時所指的言談前行語，此時 (93B) 之論元是可以省略的，直接指涉 (93A) 之主語 saia’_j。

- (92) a. haiap amin bunun_i tu mazima *(saia’_j) pitilu-tia.
 知道 全 人 TU 喜歡 3S.NOM.INV Pitilu-DEM
 ‘每個人_i都說*(她_j)喜歡 Pitilu。’
- b. tupa amin bunun_i tu mazima pitilu *(saitia’_j).
 說 全 人 TU 喜歡 Pitilu 3S.OBL.INV
 ‘每個人_i都說 Pitilu 喜歡*(她_j)。’
- (93) A: sima mazima saia’_j?
 誰 喜歡 3S.NOM.INV
 ‘她_j喜歡誰?’
- B: haiap amin bunun_i tu mazima e_j pitilu-tia.
 知道 全 人 TU 喜歡 Pitilu-DEM
 ‘每個人_i都說 e_j 喜歡 Pitilu。’

我們發現文獻語料也支持此一看法。李壬癸 1993 年（齊莉莎 2000：105-106）採集的信義鄉東埔村傳說語料中，可看出明確之言談主題確實認可論元省略，此現象普遍存在於郡社布農語篇章之中。藉由 (94a, b) 中之明確言談主題，(94c) 省略了 kukuav ‘鷹’，(94d) 之前句省略了 kukuav ‘鷹’，後句更是把‘鷹’及 mintinalu ‘孤兒’都一起省去。這驗證了郡社布農語和阿美語、排灣語以及初鹿卑南語一樣，只要言談主題明確，皆可將論元省略。²¹

- (94) a. Sia' kukuav_i dau' hai' mintinalu'.
 在 鷹 據說 TOP 孤兒
 ‘那鷹_i據說是孤兒。’
- b. 'uvazj dau' (hai') mintinalu'.
 小孩 據說 TOP 孤兒
 ‘小孩_j據說是孤兒。’
- c. 'at 'untu' mintinalu'_j hai' iskalunan ma'asik e_i.
 然後 口頭語 孤兒 TOP 命令 打掃
 ‘孤兒_j叫(鷹_i)打掃。’
- d. 'asikunin e_i dau' 'amin hai' ni-tu saivas e_i e_j katkat.
 掃完 據說 全部 TOP 不-TU 給 鍋巴
 ‘據說(鷹_i)全部掃完了以後，(孤兒_j)並沒有給(鷹_i)鍋巴。’

以上可知，郡社布農語要求只有明確的「言談主題」，才可約束認證空論元，如 (95a)，不明確之空主題無法認證空論元，如 (95b)。空賓語亦可是屬語用層次之代名詞性 empty antilogophor (EA)，與主句主語同指標，如 (91)。

²¹ 巒社布農語和郡社布農語一樣，無法離析出格位拼寫規則，預測巒社布農語應屬「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是語料 (i) 顯示巒社布農語也容許論元省略，而且所省略之人稱代名詞為複數，呼應主句之主語的複數；至於論元省略是否與言談主題相關，仍然需要語料進一步驗證。

- (i) a. tupa ka amin a bunun_i tu m-adu (nepa_i) pitilu.
 說 NOM 全 LNK 人 COMP AF-喜歡 3PL.NOM Pitilu.
 ‘每個人_i都說(他們_i)喜歡 Pitilu。’
- b. amin a bunun_i tupa tu m-adu ka pitilu (naita_i).
 全 LNK 人 說 COMP AF-喜歡 NOM Pitilu 3PL.OBL
 ‘每個人_i都說 Pitilu 喜歡(他們_i)。’

- (95) a. A: [言談主題]_i
 B: ... x_i ...
 b. *[空主題]_i, ... x_i
 (91) [主句主語_i [... EA_i]]

(五) 泰雅語

泰雅語人稱代名詞之詞彙結構不同於阿美語、排灣語、卑南語以及布農語，最大差別在於「依附式代詞」(bound pronoun) 才是泰雅語人稱代名詞的主要用法，而「自由式人稱代名詞」(free pronoun) 只出現於中性格，難以再切割；我們推斷泰雅語是「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不可任意省略論元；以下研究顯示，汶水(Mayrinax) 及澤敖列方言，在言談主題認可下，還是可省略論元，這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預測相左。

1. 汶水方言

Li (1997) 的泰雅語格位系統如 (96)，與 Huang, et al. (1999) 以及黃美金 (2000a) 的汶水泰雅語格位系統 (97) 有兩大差異；後者多了兩種格位（伴隨格 COM 及中性格 NEU），除此之外，人稱專有名詞格位，兩系統並不一致。

(96) 泰雅語格位系統：Li (1997)²²

	NOM	ACC	GEN	BEN	DAT	INS	LOC
普通名詞有指涉	ku'	cku'	nku'	nku'	cku'	nku'	cku'
普通名詞無指涉	a'	cu'	na'			na'	i'
人稱專有名詞	'i'	ki'	ni'	ni'	ni'		i'

(97) 汶水泰雅語格位系統：Huang, et al. (1999)、黃美金 (2000a)

	NOM	ACC	GEN	BEN	DAT	INS	LOC	COM	NEU
普通名詞有指涉	ku'	cku'	nku'	nku'	cku'	nku'	cku'		
普通名詞無指涉	a'	cu'	na'			na'	i'		
人稱專有名詞	'i'	'i'	ni'	ni'	'i'		ki'	ki'	'i'

關於泰雅語人稱代名詞系統，Li (1997) 與黃美金 (2000a) 則相當一致，如 (98)。

²² Li (1997) 的喉塞音 (glottal stop) 用 /ʔ/ 表示，本文採用 /ʔ/。

(98) 泰雅語人稱代名詞系統：Li (1997)、黃美金 (2000a)

	NOMINATIVE	GENITIVE	NEUTRAL
	BOUND		FREE
1 SG	cu/ci'	mu/mi'	kuing
2 SG	su'/si'		'isu
3 SG		nia'	hiya'
1 INCL	ta'/ti'		'ita'
1 EXCL	cami	niam	cami
2 PL	cimu	mamu	cimu
3 PL		nha'	nha'

(98) 可看出「依附式代詞」非常普遍，且是主要的用法。其「自由式人稱代名詞」只出現於中性格，依照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只有自由式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才是解構標地，但其「自由式中性格」無法進一步切割，呈現「融合性人稱代名詞」之特質。

根據黃美金 (2000a) 的看法，「自由式中性格人稱代名詞」其實就像名詞一樣，可出現於句首、句中或句尾；更重要的現象是「自由式中性格人稱代名詞」之前，也可出現「人稱專有名詞」格位標記；例如 (99) 中，kuing '我' 為第一人稱單數「自由式人稱代名詞」，還可加屬格 ni' (99a)、受格 'i' (99b) 以及地方格 ki' (99c) 等；這表示格位在人稱代名詞詞彙分析上並不相關，顯示出「自由式人稱代名詞」之不可變異性 (invariant)。據此我們推論，泰雅語無法抽離出「自由式中性格人稱代名詞」拼寫規則，故汶水泰雅語是「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不可隨意省略論元。

(99) a. m-hahauy ni' kuing 'i' yaya'. (黃美金 2000a : 92-93)

AF-煮飯 GEN 我 NOM 媽媽

‘媽媽在為我煮飯。’

b. m-itaal 'i' kuing.

AF-看 ACC 我

‘他在看我。’

c. hani'an ki' kuing 'i' watan.

在 LOC 我 NOM Watan

‘Watan 在我這裡。’

但是仔細檢視 (99b) 會發現，m-itaal ‘看’ 之主語 ‘他’ 已被省略，這符合 (98) 泰雅語人稱代名詞系統中，第三人稱主格單數與複數不需顯示之現象；換言之，聽話者可從言談語境中，了解消失論元的存在與其指涉對象。事實上，這就是汶水泰雅語論元省略的證據，違背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不可省略論元之預測。

進一步檢驗汶水泰雅語的篇章語料（黃美金 2000a：166），我們發現確實有空論元存在；如 (100) 所示，言談主題鋪陳於 (100a, b) 之言談語境中，描述某一個人有兩個小孩，但他有一點貪心；特別在 (100c) 討論他貪心的下場時，前後兩句的主語 ‘他’ 皆可直接省略 (e_i)，卻不影響句子的理解。

- (100) a. ra.rusa' ku' 'ulaqi'=nia'_i.
 RED-二 NOM 小孩=3S.GEN
 ‘他_i有兩個小孩。’
- b. ask:kina' ga', ø-aqih hayhay a' kisiliq=nia'_i.
 可是 TOP AF-壞 一點 NOM 心=3S.GEN
 ‘可是他_i有一點貪心。’
- c. ta'avas e_i cu' uwaw na' cuquliq ru' m-inuqil e_i la.
 偷.AF ACC 東西 GEN 人 和 AF-死 PART
 ‘(他_i) 會偷別人的東西；最後(他_i) 死了。’

這種形式的省略證明，汶水泰雅語確實存在空論元，並且由明確的言談主題所主導；這與排灣語、卑南語以及布農語之部分論元省略現象，極為類似，同樣可歸納為 (101)，明確「言談主題」可認證空論元，如 (101a)，不明確之空主題無法直接認可空論元，如 (101b)。

- (101) a. A: [言談主題]_i
 B: ... x_i ...
 b. *[空主題]_i, ... x_i

2. 澤敖列方言

李壬癸 (1995) 比對澤敖列方言與汶水方言的格位標記系統，認為汶水方言是泰雅語群中最保守的方言，有許多不見於其他方言的現象，如較豐富的格位標記，汶水方言在普通名詞的部分，有／無指涉的分別；細部比較，澤敖列方言之格位系

統 (102) (林健豪 2008) 則較簡化，主要差異有二：(一) 缺乏喉塞音，(二) 無指涉普通名詞只有一個受格 *sku*，雖不同於豐富格位變化的汶水泰雅語 (96-97)，但仍與黃美金 (2000a) 有相同之處，納入伴同格及中性格。

(102) 泰雅語澤敖列方言格位系統：林健豪 (2008)

	NOM	ACC	GEN	BEN	DAT	INS	LOC	COM	NEU
普通名詞有指涉	ku	ku	na	ni		sku	sku		
普通名詞無指涉		sku							
人稱專有名詞	i	i	ni	ni	i		i/ki	ki	i

林健豪 (2008) 認為澤敖列方言之人稱代名詞系統 (103) 與汶水方言 (98) 在詞彙上有差異；如第一人稱單數附著式主格澤敖列方言使用 *kong*，而汶水方言使用 *cu/ci'*；第三人稱複數附著式屬格澤敖列方言使用 *laha*，而汶水方言使用 *nha'*。另外澤敖列方言之喉塞音全部消失，附著式及自由式皆有音韻上的變化。

(103) 泰雅語澤敖列方言人稱代名詞系統：林健豪 (2008)

	NOMINATIVE	GENITIVE	NEUTRAL
	BOUND		FREE
1 SG	<i>kong</i>	<i>mu</i>	<i>kuzin</i>
2 SG	<i>su</i>		<i>isu</i>
3 SG		<i>nya</i>	<i>hiya</i>
1 INCL	<i>ta</i>		<i>ita</i>
1 EXCL	<i>sami</i>	<i>nyam</i>	<i>sami</i>
2 PL	<i>simu</i>	<i>mamu</i>	<i>simu</i>
3 PL		<i>laha</i>	<i>laha</i>

值得注意的是「依附式代詞」普遍使用，「自由式人稱代名詞」只出現於中性格，與汶水方言相似；「自由式中性格」無法切割，呈現「融合性人稱代名詞」的特性。因此澤敖列方言沒有格位黏著語素，依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理論預測，為「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不可隨意省略論元，與汶水方言相似。

經實際驗證，澤敖列方言之主語及賓語都不可任意省略，如 (104)。若空論元出現於子句主語的位置如 (104a)，句子會變得難以理解，我們推斷可能原因為格位混用的問題，造成空論元語意混淆；(104a) 之包孕句中，*sgalan* ‘喜歡’ 為主事焦點動詞 (AF)，此時包孕句的詞序傾向 VSO 語序；若將主語省略，因標示專有名

詞的格位，不管是主格或受格，皆為 *i*，因此省略主語，極可能造成賓語 *Masaw* 被誤認為是主語，造成理解上之混淆，最好的方法還是將省略的主語說出，或提供背景情境。同樣 (104b) 的賓語省略也有格位混淆的問題，當論元省略發生於賓語位置，若沒有適當語言背景輔助，聽話者極可能誤認 *i masaw* 為賓語，而非主語。

- (104) a. *ba'-un ni tali_i ku sgalan e_i i masaw.
 知道-PF GEN Tali LNK AF.喜歡 ACC Masaw
 ‘Tali_i 知道* (他_i) 喜歡 Masaw。’
- b. *ba'-un ni tali_i ku sgalan i masaw e_i.
 知道-PF GEN Tali LNK AF.喜歡 NOM Masaw
 ‘Tali_i 知道 Masaw 喜歡* (他_i)。’

以上說法可由 (105) 得到證實；將 (105a) 包孕句動詞改成不及物動詞 *hata* ‘走’時，主語省略不會造成理解上之混淆，所以空主語是合語法的。(105b) 之省略也合語法，不會產生格位混淆的問題。此時之空論元 *e_i* 之屬性為空代詞 *pro*，遵守 GCR，與最接近之名詞 *masaw_i* 或 *tali_i* 同指標。

- (105) a. ba'-un ni masaw_i ku hata e_i la.
 知道-PF GEN Masaw LNK 走 PART
 ‘Masaw_i 知道 (他_i) 要走了。’
- b. ba'-un ni tali_i ku sgalan yaya e_i i masaw.
 知道-PF GEN Tali LNK AF.喜歡 媽媽 ACC Masaw
 ‘Tali_i 知道 (他_i) 媽媽喜歡 Masaw。’

因此澤敖列方言之主語，只要沒有造成理解上之困難，可以省略；這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所推論不可省略論元的預測不符。我們認為，該語言還是藉由言談主題，來主導論元省略。這一點可從下面的語料獲得進一步證實。

澤敖列方言在適當的語境下，有明確之言談主題，還是可以省略論元，如 (106-107)。(106A) 的言談主題 *iluh_i* ‘香蕉_i’ 可以約束認證 (106B) 的空論元；同理 (107B) 的空論元，也可在 (107A) 找到言談主題 *yaw_i hani* ‘這件事_i’ 來認證；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前行句支撐的空論元 *e*_j*，不合語法。

- (106) A: sgalan m-ani iluh_i i hiya.
 AF.喜歡 AF-吃 香蕉 NOM 3S.NEU
 ‘他喜歡吃香蕉_i。’
 B: sgalan-kong e_{i/*j} uzi.
 AF.喜歡-1S.NOM 也
 ‘我也喜歡 e_{i/*j}。’
- (107) A: yaw_i hani ga smwan yumin.
 事情 這 TOP 同意 Yumin
 ‘Yumin 同意這件事_i。’
 B: gi smwan e_{i/*j} tali uzi.
 因為 同意 Tali 也
 ‘因為 Tali 也同意 e_{i/*j}。’

由上可知，澤敖列方言之論元省略，違反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不可省略論元之預測。該語言以言談主題為導向，明確的「言談主題」可認證空論元，如 (108a)，不明確的空主題則無法認可空論元，如 (108b)。

- (108) a. A: [言談主題]_i
 B: ... x_i ...
 b. *[空主題]_i, ... x_i

五、結論：主題為主導之語言類型

檢測六種臺灣南島語，中部阿美語、北排灣語、初鹿卑南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汶水和澤敖列泰雅語；我們發現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都無法適切預測論元省略現象，主要因為這些語言皆俱備有「以主題為導向」之特性，與「口語新加坡英文」(Sato 2011) 類似；我們將結果整理成 (109)。

(109) 臺灣南島語論元省略

	激進論元省略 語言	言談主題導向 語言	空主語	空賓語
中部阿美語	X(?) ²³	V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北排灣語	V(?)	V	空代名詞 pro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初鹿卑南語	X(?)	V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郡社布農語	X(?)	V	空代名詞 pro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空 antilogophor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泰雅語	汶水	V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澤敖列	V	空代名詞 pro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空主題－變項 言談主題－變項

首先從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之人稱代名詞詞彙結構來看，中部阿美語、初鹿卑南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汶水和澤敖列泰雅語缺乏黏著性，都不是「激進論元省略語言」；換言之，這些語言都不可任意省略論元；然而語言事實顯示，在明確言談主題的引導下，這五種語言皆可允許空論元的存在，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預測明顯互相矛盾，但與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以及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相吻合，屬於「冷」的語言。另一種矛盾發生於北排灣語，雖然人稱代名詞的詞彙結構分析預測其為「激進論元省略語言」，但是北排灣語只允許主語省略，禁止賓語省略；此與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分析排灣語可任意省略論元之預測相違背；依此推論，排灣語並非激進論元省略語言，因其不可省略賓語。我們發現如果有明確之言談主題，也可以指涉句外的語用前行語，出現主語及賓語之省略，此現象可透過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和 Sato (2011) 的主題式語言類型分析來解釋。

我們發現每一種語言之空論元屬性並非完全一致。空主語的部分，北排灣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澤敖列泰雅語都可出現空代名詞 pro，與句子中最接近之名詞同指標；六種臺灣南島語之空主語都可以是變項，受明確言談主題約束認證；但只有中

²³ ? 表示 Neeleman & Szendrői (2007) 的預測與語言現象互相矛盾。

部阿美語允許沒有言談情境之空主題來約束變項，其他五種語言則不允許。空賓語的部分，也只有中部阿美語出現沒有言談情境之空主題－變項約束，其他五種語言禁止；六種臺灣南島語之空賓語都可以是變項，受明確言談主題約束認證；特別是郡社布農語空賓語亦可以是屬語用層次之代名詞性 *empty antilogophor* (EA)，與主句主語同指標。

本文於 2.5.2 節曾回顧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對論元省略類型之討論，他認為主語省略與語言之類型參數有關，從語言導向來看可分為兩類：「言談導向之語言」以及「句子導向之語言」；此外從呼應語素的屬性來看可分為三類：「冷」語言，「中間」語言以及「熱」語言，三者比較，「冷」語言可利用主題之存在，省略主語；「中間」語言，可利用豐富的呼應語素，省略主語；惟獨「熱」語言不可。

確認六種臺灣南島語的論元省略需要通過言談主題之認可之後，我們發現每一種語言之空論元屬性並非完全一致。空主語的部分，北排灣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澤敖列泰雅語都可出現空代名詞 *pro*，與句子中最接近之名詞同指標；只有中部阿美語允許沒有言談情境之空主題來約束變項，其他五種語言則不允許。空賓語的部分，也是只有中部阿美語出現沒有言談情境之的空主題－變項約束，其他五種語言禁止。

既然六種臺灣南島語之空主語與空賓語都可以是變項，受明確言談主題約束認證，我們將此一屬性視為六種臺灣南島語之共通特性，即只要有明確言談主題，就可省略論元，同屬「言談導向之語言」。仔細考慮表 (109)，我們認為，針對空代名詞 *pro* 以及空主題 *zero-topic* 的分布，有必要重新檢視，並應與同屬「言談導向語言」之漢語一起比較，其結果如下。²⁴

(110) 言談導向語言之特徵

	空代名詞	空主題	言談主題
中部阿美語		V	V
北排灣語	V		V
初鹿卑南語			V
郡社布農語	V		V
泰雅語	汶水		V
	澤敖列	V	V
漢語	V	V	V

²⁴ 感謝劉辰生教授指出特徵分析之可行性。

我們假設，「言談導向語言」中，空代名詞 *pro* 以及空主題 (*zero topic*) 的使用，分別代表兩種與空論元有關的語言類型；空代名詞 *pro* 的出現，表示該語言擁有空主語突顯之特徵 [+*pro subject drop prominent*]，以 [+*pro*] 表示；空主題的應用，表示該語言擁有空主題突顯之特徵 [+*zero topic prominent*]，以 [+*zero topic*] 表示。據此分析，表 (110) 呈現以下結果：（一）中部阿美語屬於空主題較突顯之語言，有 [-*pro*, +*zero topic*] 的特徵；（二）北排灣語、郡社布農語以及澤敖列泰雅語屬於空主語較突顯之語言，有 [+*pro*, -*zero topic*] 的特徵；（三）初鹿卑南語與汶水泰雅語，既非空主題突顯之語言，也非空主語突顯之語言，有 [-*pro*, -*zero topic*] 之特徵；（四）漢語與以上六種臺灣南島語雖同屬「言談主題語言」，由言談主題 (*discourse topic*) 來約束變項，但漢語不僅擁有空主題突顯，而且還擁有空主語突顯特徵，因此擁有第四種特徵，[+*pro*, +*zero topic*]。

（責任校對：李奇鴻）

引用書目

- 吳靜蘭，《阿美語參考語法》，臺北：遠流出版，2000。
- 李壬癸，《臺灣南島民族母語研究論文集》，臺北：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1995。
- _____，《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宜蘭：宜蘭縣政府，1996。
- 林進星，〈初鹿卑南語語法系統〉，手稿，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2013。
- _____，《卑南語初鹿方言否定詞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 林健豪，《泰雅語 L'olu 方言刪略結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張秀絹，《排灣語參考語法》，臺北：遠流出版，2000。
- 曾思奇，《臺灣阿眉思語語法》，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91。
- 黃天來，《阿美語詞綴與疑問詞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黃美金，〈高雄縣的布農方言〉，收入李壬癸等編，《高雄縣南島語言》，高雄：高雄縣政府，1997，頁 351-410。
- _____，《泰雅語參考語法》，臺北：遠流出版，2000a。
- _____，《卑南語參考語法》，臺北：遠流出版，2000b。
- 葉美利，《賽夏語結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 齊莉莎，《布農語參考語法》，臺北：遠流出版，2000。
- Abney, Steven.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IT, 1987.
- Bao Zhiming. "The Origins of Empty Categories in Singapore English," *Journal of 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 16.2, 2001, pp. 275-319. doi: 10.1075/jpcl.16.2.03zhi
- Bittner, Maria and Ken Hale.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of Case and Agreement," *Linguistic Inquiry*, 27.1, 1996, pp. 1-68.
- Blust, Robert A. "The Proto-Austronesian Pronouns and Austronesian Subgrouping: A Preliminary Report," *University of Hawaii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9.2, 1977, pp. 1-15.
- _____. "Subgrouping, Circularity and Extinction: Some Issues in Austronesi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in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Li (eds.), *Selected Papers*

-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9, pp. 31-94.
- Bouchard, Denis. *On the Content of Empty Categories*. Dordrecht: Foris, 1984.
- Campbell, Russell N. *Noun Substitutes in Modern Thai: A Study in Pronominality*. The Hague: Mouton, 1969.
- Cardinaletti, Anna.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ronominal DPs," *The Linguistic Review*, 11.3-4, 1994, pp. 191-219. doi: 10.1515/tlir.1994.11.3-4.195
- Chang Yung-li. "Seediq Bound Pronouns: Pronominal Clitics or Agreement Affixes," in Elizabeth Zeitoun and Paul Li (eds.),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99, pp. 355-370.
- Chang Yung-li, Chih-chen Jane Tang, and Ho Dah-an. "A Study of Noun-class Markers in Kavala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8.3, 1998, pp. 275-298.
- Chang Yung-li and Wei-tien Dylan Tsai. "Actor-sensitivity and Obligatory Control in Kavalan and Some Other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1, 2001, pp. 1-20.
- Chomsky, Noam.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Dordrecht: Foris, 1981.
- _____. *Some Concep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nd Binding*.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2.
- _____.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5.
- _____.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in A. Belletti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04-131.
- Déchaine, Rose-Marie and Martina Wiltschko. "Decomposing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33.3, 2002, pp. 409-442. doi: 10.1162/002438902760168554
- Dubinsky, Stanley and Robert Hamilton. "Epithets as Antilogophoric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29.4, 1998, pp. 685-693. doi: 10.1162/002438998553923
- Ferrell, Raleigh. *Taiwan Aboriginal Groups: Problems in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Monograph 17*.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69.
- _____. "Construction Markers and Subgrouping of Formosan Languages," in Nguyen Dang Liem (ed.),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vol.3, Pacific Linguistics (C-45)*.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1979, pp. 199-211.
- Halle, Morris and Alec Marantz. "Distributed Morphology and the Pieces of Inflection,"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3, pp. 111-176.
- Holmberg, Anders. "Is There a Little Pro? Evidence from Finnish," *Linguistic Inquiry*, 36.4, 2005, pp. 533-564. doi: 10.1162/002438905774464322

- * Huang, C.-T. Jame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1984a, pp. 531-574.
- * _____. "On the Typology of Zero Anaphora," *Language Research*, 20, 1984b, pp. 85-106.
- * _____. "Remarks on Empty Categor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18, 1987, pp. 321-337.
- _____. "Pro-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Theory," in Osvaldo Jaeggli and Ken Safir (eds.),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Dordrecht: Kluwer, 1989, pp. 1-44.
- * _____. "Remarks on the Status of the Null Object," in R. Freidin (ed.),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p. 56-76.
- Huang, Lillian. "The Pronominal System in Atayal,"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17, 1989, pp. 37-50.
- _____. *A Study of Atayal Syntax*.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1993.
- * _____. *A Study of Mayrinax Syntax*.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1995a.
- _____. "The Case Markers and Pronominal System in Amis,"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Journal*, 70A, 1995b, pp. 217-258.
- _____. "A Typological Study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Some Formosan Languages (I),"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Report, NSC 83-0301-H003-017, 1995c.
- Huang, Lillian, Marie M. Yeh, Elizabeth Zeitoun, Anna H. Chang, and Joy J. Wu. "A Typological Overview of Nominal Case Marking Systems in Some Formosan Languages," in Huang Shua-fan (ed.),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Languages in Taiwan*.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1999, pp. 21-48.
- Jackendoff, Ray.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7.
- Jaeggli, Osvaldo. *Topics in Romance Syntax*. Dordrecht: Foris, 1982.
- Jaeggli, Osvaldo and Ken Safir.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and Parameter Theory," in Osvaldo Jaeggli and Ken Safir (eds.),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Dordrecht: Kluwer, 1989, pp. 1-44.
- Jeng Heng-hsiung. *Topic and Focus in Bunu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 No. 72, 1977.
- Kiparsky, Paul. "'Elsewhere' in Phonology," in Stephen R. Anderson and Paul Kiparsky (eds.), *A Festschrift for Morris Hal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3, pp. 93-106.
- Lee, Alan. "Arbitrary Null Subject in Malay," Paper presented at ALFA IV, 27 April 1997,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in Charles N. Li (ed.),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pp. 457-471.
- Li, Paul Jen-kuei. *Rukai Structure*.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4, 1973.
- _____. "The Case-marking Systems of the Four Less Known Formosan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Fascicle 1 Pacific Linguistics (C-61)*.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8, pp. 569-615.
- _____. "The Position of Atayal in the Austronesian Family," in A. Pawley and L. Carrington (eds.),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at the 15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Pacific Linguistics (C-88)*.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5, pp. 257-280.
- _____. "The Case-marking System in Mayrinax, Atayal,"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66.1, 1995, pp. 23-52.
- _____. "The Pronominal Systems in Rukai," in Bernd Nothofer (ed.), *Reconstruction, Classification, Descrip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Isidore Dyen*. Hamburg: Aberg Verlag, 1996, pp. 209-230.
- * _____. "A Syntactic Typology of Formosan Languages: Case Markers on Nouns and Pronouns," in Tseng Chiu-yu (ed.),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Typological Studies of Languages in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7, pp. 343-378.
- Li, Yen-hui Audrey. "Born Empty," *Lingua*, 151, 2014, pp. 43-68. doi: 10.1016/j.lingua.2013.10.013
- Liu, Chen-sheng Luther. "Antilogophoricity, Epithets and the Empty Antilogophor 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3.3, 2004, pp. 257-287. doi: 10.1023/B:JEAL.0000038253.99974.75
- Liu En-hsin. "Conjunction and Modification in Amis,"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003.
- Liu, T.-H. Dorinda. "Cleft Constructions in Amis," MA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9.
- Medeiros, David J. "Radical Pro Drop: Evidence from Hawaiian," Paper presented at Michigan Linguistics Society 38th Annual Meeting, 25 Oct. 2008, Detroit,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 Mei Kuang. "Pronouns and Verb Inflection in Kanakanavu,"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4, 1982, pp. 207-232.
- Nakamura Masaru. "Japanese as a *pro* Language," *The Linguistic Review*, 6.4, 1991, pp. 281-296. doi: 10.1515/tlir.1987.6.4.281
- Neeleman, Ad and Fred Weerman. *Flexible Syntax: A Theory of Case and Arguments*. Dordrecht: Kluwer, 1999.
- * Neeleman, Ad and Kriszta Szendrői. "Radical Pro Drop and the Morphology of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38.4, 2007, pp. 671-714. doi: 10.1162/ling.2007.38.4.671
- Noguchi Tohru. "Two Types of Pronouns and Variable Binding," *Language*, 73.4, 1997, pp. 770-797. doi: 10.2307/417326
- O'Grady, William. *Syntactic 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Palmer, Bill.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Clause Order Variation in Cheke Holo (Oceanic)," Ms.,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03.
- Postal, Paul. "On So-called Pronouns in English," in David Reibel and Sanford Schane (eds.), *Modern Studies in Englis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pp. 201-223.
- Randriamasimanana, Charles. "Evidence for Null Subjects in Malagasy," in Shobhana L. Chelliah and Willem J. de Reuse (eds.), *Papers from the Fifth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s Society 1995 Meeting, Program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Tucson, A.Z.: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1998, pp. 303-315.
- Ritter, Elizabeth. "On the Syntactic Category of Pronouns and Agreement,"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13.3, 1995, pp. 405-443. doi: 10.1007/BF00992737
- Rizzi, Luigi. *Issues in Italian Syntax*. Dordrecht: Foris, 1982. doi: 10.1515/9783110883718
- _____. "Null Objects in Italian and the Theory of Pro," *Linguistic Inquiry*, 17, 1986, pp. 501-557.
- Rood, David. *Wichita Grammar*. New York: Garland, 1976.
- Ross, Malcolm. "Reconstructing the Case-marking and Personal Pronoun Systems of Proto Austronesian," in Henry Yungli Chang, Lillian M. Huang & Ho Dah-an (eds.),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5)*.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6, pp. 521-564.
- _____. "In Defense of Nuclear Austronesian (and Against Tsou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6, 2012, pp. 1253-1300.
- Saito Mamoru. "Some Asymmetries in Japanese and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IT, 1985.

- * Sato Yosuke. "Radical Pro Drop and Fusional Pronominal Morphology in Colloquial Singapore English: Reply to Neeleman and Szendrői," *Linguistic Inquiry*, 42.2, 2011, pp. 356-365. doi: 10.1162/LING_a_00046
- Sells, Peter. "Aspect of Logophoricity," *Linguistic Inquiry*, 18.3, 1987, pp. 445-479.
- Shi Dingxu. "The Nature of Chinese Emphatic Sentences,"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1, 1994, pp. 81-100.
- _____. "Topic and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76.2, 2000, pp. 383-408. doi: 10.2307/417661
- Smith, Geoff P. and Stephen Matthews. "Chinese Pidgin English: Texts and Contexts,"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 2005, pp. 79-167.
- Speas, Margaret. "Null Arguments in a Theory of Economy of Projection," in Elena Benedicto and Jeffrey Runner (ed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GLSA, 1994, pp. 179-208.
- _____. "Economy, Agreement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ull Arguments," in Peter Ackema, Patrick Brandt, Maaik Schoorlemmer, and Fred Weerman (eds.), *Arguments and 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5-75.
- Sproat, Richard. "On Deriving the Lexicon,"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IT, 1985.
- Tan, Ludwig A.-K. "Null Arguments in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7.
- _____. "Topic and Null Arguments in Singapore Colloquial English," in Lawrence Jun Zhang, Rani Rubdy, and Lubna Alsagoff (eds.), *Englishes and Literatures-in-English in a Globalized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lish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09, pp. 23-28.
- Tan, Cindy Roian. "A Study of Puyuma Simple Sentence," MA Thesi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1997.
- Tang, Chih-chen Jane. "Demonstratives and DP Structure in Formosan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7.4, 2006a, pp. 935-990.
- _____. "Case Marking, Reference and DP Struc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iwan, Atayal and Chamorro," in Henry Yungli Chang, Lillian M. Huang & Ho Dah-an (eds.), *Streams Converging into an Ocea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Paul Jen-kuei Li on His 70th Birthd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W5)*.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6b, pp. 143-183.
- _____. "Modifier Licensing and Chinese DP: A Feature Analysi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8.4, 2007, pp. 967-1024.

- _____. “Functional Extension vs. Grammaticalization: A Typological Study of Modification Markers in Formosan Nomin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9.4, 2008, pp. 917-966.
- * Tang, Chin-chen Jane, Chang Yung-li and Ho Dah-an. “On Noun Phrase Structures in Paiwa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8.3, 1998, pp. 335-384.
- Taraldsen, K. Tarald. “On the NIC, Vacuous Application and the That-Trace Filter,” Ms., Cambridge: MIT, 1978.
- Teng, Stacy Fangching. “A Reference Grammar of Puyuma, an Austronesian Language of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Australi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7.
- Ting Pang-hsin. “A Study of Saaroa Syntax,” M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5.
- Tomioka Satoshi. “The Semantics of Japanese Null Pronouns and Its Cross-linguistic Implications,” in Kerstin Schwabe and Suzanne Winkler (eds.), *The Interfaces: Deriving and Interpreting Omitted Structur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pp. 321-339.
- Tsao Fengfu. “A Functional Study of Topic in Chinese: The First Step Toward Discourse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1977.
- Tsuchida Shigeru.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souic Phonology, Studies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Monograph Series 5*.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1976.
- _____. “Puyuma-go (Tamarakaohōgen) goi: fu gohōgaisetsu oyobitekisuto [Puyuma (Tamakakaw dialect) Vocabulary: With Grammatical Notes and Texts],” in Kuroshio Bunka no Kai [Black Current Cultures Committee] (ed.), *Kuroshio no minzoku, bunka, gengo [Ethnology,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long the Black Current]*. Tokyo: Kadokawa Shoten, 1980, pp. 183-307.
- Vangsnes, Øystein Alexander. “On Noun Phrase Architecture, Referentiality, and Article Systems,” *Studia Linguistica*, 55.3, 2001, pp. 249-299. doi: 10.1111/1467-9582.00081
- Weerman, Fred and Jacqueline Evers-Vermeul. “Pronouns and Case,” *Lingua*, 112, 2002, pp. 301-338. doi: 10.1016/S0024-3841(01)00049-3
- * Wu, Joy Jing-lan. “Verb Classification, Case Marking,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Amis,”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6.
- Xu Liejiong. “Free Empty Category,” *Linguistic Inquiry*, 17.1, 1986, pp. 75-93.
- Xu Liejiong and D. Terence Langendoen. “Top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Language*, 61.1, 1985, pp. 1-27. doi: 10.2307/413419

- Zeitoun, Elizabeth. "A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ccount of Tsou Focus System," MA Thesis, Hsinch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992.
- _____. "A Semantic Study of Tsou Case Marker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64.4, 1993, pp. 969-989.
- _____.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nominal Systems of the Rukai Dialects: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Consider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 April 1995, Taipei: Academia Sinica.
- _____. "The Pronominal System of Mantauran (Rukai)," *Oceanic Linguistics*, 36.2, 1997, pp. 114-148. doi: 10.2307/3622988
- _____. "Reassess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Plural Affixes in PAN: Evidence from the Formosan languages," in Alexander Adelaar and Andrew Pawley (eds.), *Austronesi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History: A Festschrift for Bob Blust, Pacific Linguistics (601)*.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9, pp. 359-372.
- Zeitoun, Elizabeth and Lin Huijuan. *We Should Not Forget the Stories of the Mantauran: Memories of Our Pas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A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200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uang, C.-T. James.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1984a, pp. 531-574.
- _____. "On the Typology of Zero Anaphora," *Language Research*, 20, 1984b, pp. 85-106.
- _____. "Remarks on Empty Categor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18, 1987, pp. 321-337.
- _____. "Remarks on the Status of the Null Object," in R. Freidin (ed.),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1, pp. 56-76.
- Huang, Lillian. *A Study of Mayrinax Syntax*.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1995a.
- Li, Paul Jen-kuei. "A Syntactic Typology of Formosan Languages: Case Markers on Nouns and Pronouns," in Tseng Chiu-yu (ed.),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Typological Studies of Languages in China*.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1997, pp. 343-378.
- Neeleman, Ad and Kriszta Szendrői. "Radical Pro Drop and the Morphology of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38.4, 2007, pp. 671-714. doi: 10.1162/ling.2007.38.4.671
- Sato Yosuke. "Radical Pro Drop and Fusional Pronominal Morphology in Colloquial Singapore English: Reply to Neeleman and Szendrői," *Linguistic Inquiry*, 42.2, 2011, pp. 356-365. doi: 10.1162/LING_a_00046
- Tang, Chih-chen Jane, Chang Yung-li and Ho Dah-an. "On Noun Phrase Structures in Paiwan,"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8.3, 1998b, pp. 335-384.
- Wu, Joy Jing-lan. "Verb Classification, Case Marking,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Amis," 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6.

Argument-Drop in Formosan Languages: Pronominal Morphology and Discourse Topic

Wei Ting-chi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ingchiwei@nkn.edu.tw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eeleman & Szendrői's (2007) radical pro drop analysis in terms of pronominal morphology cannot completely capture the phenomenon of argument drop in six Formosan tongues, Amis, Paiwan, Puyuma, Bunun, and two Atayal dialects. We propose that the topic-oriented analyses of Huang (1984a, 1984b, 1987, 1989) and Sato (2011), which take discourse topic as a major licenser of argument drop, should be adopted to account for the missing arguments in these languages.

Key words: argument drop, personal pronoun, discourse topic, licensing

(收稿日期：2015. 3. 16；修正稿日期：2015. 9. 29；通過刊登日期：2015. 11. 19)

